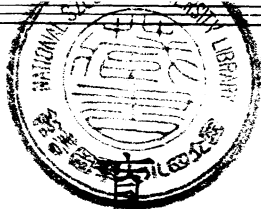


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





高君韋譯  
克勒氏自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君韋譯



80754498



高君韋女士肖像

## 高君韋女士事略

社員高君韋女士，福建長樂人，高夢旦先生之次女，高君珊女士之妹也。幼時入上海愛國女學，旋卒業於民立女子中學，及聖瑪利亞書院，繼入滬江大學凡二年，十三年秋轉入美國康乃爾大學，專攻食物化學，歷時兩年有半，得學士碩士學位。於十六年三月返國。在各校成績斐然，榮譽交至。民國十六年八月應燕京大學之聘，赴北京就事未久，即患卵巢病，在協和醫院施手術後病轉劇，於翌年一月二十六日逝世。女士在求學中亦稍事譯述，所著已出版者有希臘小史，當代化學之進步（見科學雜誌十一卷十二期），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等文。若天假之年，對於科學之造就必有未可限量者，乃竟早逝世，惜哉！

（錄科學雜誌第十三卷第三期）



## 序

海倫克勒氏的名字和事蹟，在美國學界上，誰也知道的。余久聞其一生之奇蹟，以爲言者或張大其辭。去年秋間，在紐約省綺色佳得親見其人。并且聽見她的演說，和助她成名的沙利文女士的敘述，格外嘆她可驚之成功。Mark Twain 說：『十九世紀的人物，可以算拿破侖和海倫克勒是出類拔萃的了。』拿破侖轟轟烈烈，是一代的英雄，病廢的海倫克勒怎樣能和他比呢？自從歐西教育方法進步，聾啞的用他們視覺的幫助，學着說話的有好些人；瞎子用他們聽覺和觸覺的幫助，受教育學音樂的也有好些人；至於一個人，自幼卽失去他的視覺和聽覺，像克勒氏這樣的，好像是沒有希望的了。Laura Bridgeman 雖然也是一個受過教育的盲聾女子，她的成績不算十分昭著；況且她也不能說話。克勒氏既能說話，并且她是受過高等教育，在哈佛大學的女生部畢業；她的著作也很受各界的歡迎。她既然

能有這樣的成功，從此後無數盲聾的人，也有一線之望，不至於永遠沈淪於廢人之列。克勒氏的功蹟，豈不可算是前無古人麼？

克勒氏感黑暗生活的困苦，和聾者教育之不可少，聯絡幾個慈善家，創辦一個克勒氏聾者教育基金會 (Keller Found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Blind)。近兩年來，不辭勞苦，遍遊美洲，開會集資，所到的地方，極受各界的歡迎。人們看見她的精神，聽她的演說，親眼看見教育的成績，沒有不慷慨解囊的。去年到綺色佳就是爲這樁事。克勒氏體格高大雄壯，那時年已四十六，一種活潑的神情依舊像少年一樣。說起話來，姿勢比別人加倍。這也怪不得她，因爲她一向倚賴她的手，做她表情的工具。說話的聲音還明瞭，不過高下節奏，不甚自然，初聽不容易明白罷了。

克勒氏自己演說之外，她和她的先生沙利文女士，還當場表演克勒氏學語言的方法。聾啞的人學話，是用眼睛看別人的口的各部的運用，非但能明白他們說的話，并且依着

他們運用，也能發同樣的聲音。克勒氏不能用這個方法。她把手指按着說話人的嘴旁——他手指的觸覺經過許多練習變成極靈——就知道人家所說的話，他照着運動她自己的口部，就能發聲說話。這自然是經過了許多困難的練習，才有這樣的結果。然而也可以見得教育的能力，無往不得勝利，只要人努力去做罷了。

海倫克勒的事蹟，記的人不少。最近 John Albert Macy 把克勒氏的自傳，向來載在婦女雜誌 (Ladies Home Journal) 上的，印成單行本，後面再附以克勒氏的書札，和沙利文女士的書札及紀錄。這本自傳，是一種主觀的觀察，比較別本傳記比較親切，可以引起讀者的興趣。不過克勒氏對於自己受教育的經過，有的不明白，也有記不清的，所以在教育的立足點上，不免有遺漏之處。譯者當於書末，另譯幾篇沙利文女士的作，拿來補這個缺憾。克勒氏的自傳，作於一千九百〇二年。那時她年二十二歲，在哈佛大學的 Radcliffe 女子部二年級。

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

四

克勒氏除自傳之外，又有『樂觀』(Optimism)『我的世界』(The World I Live In) 等著作。

譯者序

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 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

## 第一章

我提起筆來，替我自己做傳，心中却感着一種畏懼。我現在要把遮蓋我幼年時代的障幕掀起來；但是我好像很猶豫不決。寫自傳一事，談何容易。我要想將極小時候的印象，分門別類，但我常常把過去的事實和幻想看做一樣。大凡一個成人述自己孩提時候的經驗，不免要不知不覺的依着幻想力，自由增減潤飾。有幾種印象，歷歷如在目前，其餘的却彷彿不能捉摸的了。并且稚年時的喜怒哀樂，到這時一大半都失去他的鋒芒。還有許多關於我教育上很重要的事故，也每每因為一時的刺激，把他忘掉了。所以要除去冗長的弊病，我

姑且將我自以為有趣味，兼有價值的遭遇，一一略敘大概。

我生於千八百八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在阿拉伯馬省 (Alabama) 北部脫斯根比亞小城 (Tuscumbia) 中。

我的家世，在父親方面是克斯巴 (Caspar Keller) 的後裔。克斯巴生於瑞士，後來遷於馬利蘭省 (Maryland)，就在那裏起家立業。我瑞士祖宗中有一個人生在 Zurich 地方，算是第一個聾童教育者。他還著一本書，討論聾啞教育的問題——這總算是一種巧合；然而那一個君王的先代中，沒有一個奴隸；那一個奴隸的先代中，沒一個君王呢？

克斯巴的兒子，就是我的祖父。他在阿拉伯馬省，開墾一片很大的地，因此就住在那裏了。聽說他每年一次，騎馬由脫斯根比亞到 Philadelphia 去置辦地方上應用的東西。我的姑母那裏，還藏着許多他當日所寫的家信，其中記他旅行的事蹟不少。

我祖母的父親，名叫 Alexander Moore，曾經做過拉斐德將軍 (Lafayette) 的幫



克勒氏肖像

手。她的祖父名叫 Alexander Stopwoods，是當日 Virginia 的殖民太守。她和 Robert Lee 算是表兄弟。

我父親 Arthur H. Keller 是南部聯軍中一位軍官。我母親 Kate Adams 是他的續絃妻子，年紀比他小好幾歲。外祖 Benjamin Adams 娶 Susanna E. Goodhue 爲妻。他們住在麻省 Newbury 好幾年。他們的兒子 Charles Adams 就生在 Newbury Port，後來遷至 Helena, Arkansas。南北戰爭起時，他在南軍服務，後來升到師團長的地位。娶的妻子 Lucy Helen Everett（露沙·海倫·伊府勒）和 Edward Everett 及 Dr. Edward Everett Hale 是同宗的。休戰之後，他們遷居於 Tennessee 之 Memphis。

我未曾得到使我盲聾的病以前，我們住的房子很小，一共不過一大房一小房。小房是爲僕役而設的。我們南方的風俗，在正屋之旁常常造一所小住宅，好像一種附屬的旁屋似的。我父親在南北息戰之後，蓋這麼一所小住宅。等到他娶了我母親之後，就住在這屋子裏。



小屋子外面，完全被葡萄樹，薔薇花，金銀花密密的遮着。遠遠望着倒像是一所園亭。外面的小洋臺也藏在黃色玫瑰和南方土茯苓花的花叢裏，因此便成了歌鳥蜜蜂的世界。

那大座的正屋，離開我們的玫瑰棚不過幾步。我們叫他做「綠藤」，因為這屋和這屋四週圍的樹木及籬笆，都掛滿了英吉利種的綠藤。正屋旁的舊式花園，是我小時候的天堂。就是我先生未來以前，我也曾摸摸索索的沿着黃楊木籬笆，依着我嗅官的引導，去找尋初次開花的百合和紫蘿蘭。有時遇着我性氣發作之後，我也是偷偷的到這裏來，把我滾熱的臉，藏在溫涼的草葉中間，心中就感到一種安慰。我埋身忘形於花叢之間，心中是何等的快樂呀！我歡歡喜喜的踱來踱去，有時忽然走到一棵美麗的蔓藤旁邊。因為他的花和葉子，我就認得他是那棵遮蓋在一所舊亭上的蔓藤。我也知道我已經到了花園的盡頭了。在這裏有爬在地上的卷鬚藤，掛在樹梢上的茉莉，還有一種很罕見的香花名字叫做蝴蝶荷，因為他的輕脆的花瓣和蝴蝶翅相像。但是那玫瑰花——他們是最美麗的了。我在北方的

花房裏，從來沒有看見像我們南方人家園裏種的這樣中人意的攀緣玫瑰花。在我們迴廊外面，他們一絲絲的倒垂着，使空氣完全充滿了他們芬芳之氣。晨日初上，朝露未乾，他們的花朶是何等的溫柔，是何等的高潔。我不能不時常想着，究竟他們是不是和上帝埃田園裏的日光蘭相似吧。

我初生的時候，是很普通很簡單，和別人的，也無甚不同之處。我來，我看見，我得勝——每家的第一個嬰孩，都會經過這些步驟。我出世之後，大家照例議論命名的問題。個個都說長女的名字，是不可輕忽的呀！我父親說我該取名爲美而特的劍木兒（Mildred Campbell），因爲這是很敬重的一個先代祖宗的名字。但是我父親後來就不加入在這命名討論會。於是我母親就決定把她母親的閨名海倫·伊府勒（Helen Everett）賜我爲名。後來上禮拜堂的時候，我父親把這名字忘掉——這是很自然的，因爲他本來不願用他的。牧師叫他報名的時候，他只記得，他們已決定，我應當用我外祖母的名字，因此他說海倫·亞盾

斯 (Helen Adams) (按亞盾斯乃海倫夫之氏)

他們說我還在穿長衣服的時候，已經表示一種剛強奮鬥的精神。我無論看見人家做什麼，爭着要學的。六個月的時候我就學着說『好吧』(How d'ye)。有一天，我說『茶，茶，茶』(Tea, tea, tea)說得很清楚，把人人都詫異起來。我病後還記得一字，也是當日所學的。這字就是『水』(water)字。我說話能力完全失去後，我還會說 wah-wah，代表水的意思。直到後來我學着能拼這個字，我才不用這音來代表水。

他們說我一週歲的那一天，是我走路的第一天。我母親把我從浴缸中拿出，抱在膝上。我忽然看見窗外樹葉的影子，在光滑的地板上，微微跳動。我從母親膝上溜下來，跑去捉那些影子。這衝動一過，我便一交跌下，哭着叫母親來抱我起來。

這歡樂的光陰，是不長久的。一個百鳥爭鳴，歌聲盈耳的春天，接着就是夏天，玫瑰花，和各色的果子充滿了世界。草也黃了，葉也紅了，蕭條慘澹，又是深秋時節了。這樣一天一天的

過去，看看到了黯澹的二月天氣，我的病發生了，從此後我耳朵也塞住了，眼睛也閉着了，活活的把我葬送在沒知覺的世界中，簡直是又做一度初生的嬰孩。他們說這是很利害的胃和腦的血瘀病。醫生說我是活不成了。一天早晨我的熱忽然退了。來時奇怪，退得也奇怪。一家歡天喜地似的。誰也不知道從此後我也不能看見不能聽見的了。真是連醫生都沒想到這一層。

我回想起來，好像我還糊糊塗塗記得些病裏的事。我尤其記得，我醒的時候，母親如何溫柔忍耐的安慰我，要減除我的痛苦。我也記得我從半睡裏醒來。如何把我乾而且熱的兩眼，不向着從前所喜愛的光中望，而向着牆上望，因為那日光一天一天的黯澹起來。除了這幾種模糊的追憶以外——若果牠們是一種追憶——別的都像不是真的，倒像是一種夢魘似的。漸漸的我對於我的不聞不見的日子也習慣了。我也不記得我從前會度過不盲不聾的時代，一直到她來了——我的先生來了。她來了，我的靈魂方才有自由的一日。但是在

我起初的十九個月之內，我也曾看見過寬闊碧綠的田野，澄清的天空，以及花草樹木。這些景象雖然我失了視官，却是永遠不能消滅的。我們若曾經一度看見過外界，這宇宙和宇宙所包含的都永遠屬於我們了。

## 第二章

我記不起病愈後前幾月的事，我只記得我常坐在母親的膝上；她走來走去料理家務時，我就牽着她的衣襟，跟着她跑。我的兩手，遇着東西就摸，這樣我倒學着不少的事。自然我感覺着傳遞意見的需要，因此我就使用起很粗率的表示。搖搖頭代表『否』，點點頭表示『是』，拉一拉是說『來』，推一推是說『去』。我若要麵包呢？我做出切麵包，塗奶油的手勢。我若要母親做些冰淇淋晚飯時吃，我就做搖冰桶手勢，還發幾個抖，表示冷的意思。我母

親也能够使我明白她的意思。母親若要我拿什麼東西，我總知道的，我就跑上樓去或到別處去拿來。我在無窮的黑暗裏能得到一點點的光明，完全靠着我母親的智慧和仁愛。

我四週圍的一舉一動，我一大半很能明白。五歲的時候，洗衣作的乾淨衣服送來，我一件一件的摺疊收起來。我還認得那幾件是我自己的。我覺得我母親和姑母在那裏打扮，我就知道他們要出去了，我就求着也要去。客人來了，他們總叫我下來見客。客人要去了，我對他們揮手，好像我還記得這種表示的意義。一天幾位先生來訪我的母親，我感覺着前門的開闔，知道他們來了。我一溜烟跑上樓去，穿上一件我自以為見客的衣服。學着別人站在鏡子面前，把油倒了滿頭，擦了滿臉的粉，再加上一塊面帕，腰裏繫着一個很大的腰撐，差不多要與裙齊。打扮得齊齊整整，下樓去幫着接待客人了。

我不記得我從幾時起，方才覺着我和別人不同；但我知道這是在我先生未來之前。我已經覺得我母親和朋友們，不是用記號表示他們的意見，却是用他們的嘴說話的。有時我

立在兩個人中間，把手放在他們嘴唇上，覺得他們在那裏動，却不明白他們做些什麼，我就生氣。我也動我的嘴唇，却不能成話。於是我憤怒極了，就大鬧大踢，直到力竭聲嘶才罷。

我想我小時候知道我自己淘氣，因為我知道我踢我保母依拉 (Ella)，依拉是覺着痛的。等到我性氣過後，我也有一點後悔似的；但是我却記不起有那一次因為後悔而改過的。遇着不如意的時候，仍舊如前的淘氣。

當日我有兩個長日在一塊兒頑的同伴，一個是廚子的小女孩名字叫做馬太華盛頓 (Martha Washington)，她是黑人。又一個是一隻老獵犬貝爾 (Belle)，從前很會打獵的。馬太頗能明白我的手勢，我叫她做什麼就做什麼，沒有甚問題的。我對她能够駕馭自如，心中常引以為樂。她呢？寧願服從我的暴虐手段，不敢和我倔強。因為我力大性大，百事不顧前不顧後的。我自負的心強，要什麼便什麼。不然就用武力爭鬪，不達目的不止。我們長日在廚房裏搓麵粉，磨咖啡，做冰淇淋，蒸蛋糕，喂雞，喂火雞，無所不為。這些家禽養的很馴熟，牠們肯

從我手裏吃東西，也讓我摸牠們。一天，一隻大火雞從我手中搶去一隻番茄，一溜烟跑了。也許是學着火雞的榜樣。我們一天拿着一塊才製好的蛋糕，到柴堆裏去，吃得乾乾淨淨。後來我倒病了一場，不知道那火雞可曾也受過刑罰。

珠雞 (Guinea-fowl) 最喜把牠們的巢，藏在人跡不到的地方。我最高興往長草叢裏去尋牠們的蛋。我把兩手合成圓形放在地上，馬太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們若是運氣好找到一個窠，我總不讓馬太帶那些蛋回家去，我做手勢給她看，告訴她，若拿去，一定要打碎的。穀廩，麥倉，馬房，牛棚，是馬太和我頑不厭的地方。搾乳的人常常讓我把手放在牛身上。我摸索得太利害，那牛好幾次舞動起來。

預備聖誕節的一事，也是我所歡迎的。自然我不能知道他們忙忙碌碌是什麼意思；不過我很喜歡聞那柏葉的香味，充滿了一屋子。還有那零碎的果餌，大人們給馬太和我，叫我們安靜些，這也是我們所歡迎的。我們自然是一種障礙，使他們作事不便；然而我們的快樂



却不因而少減。有時他們許我們幫着磨香料，揀葡萄乾。他們也讓我們舐匙叉上的餘滴。我因為別人家把襪子掛起來，我也把我的掛起來。然而這項風俗却不十分引起我的興趣，我好奇的心也未嘗使我天沒亮就醒，去看所受的禮物。

馬太的淘氣，和我也不相上下。一天是七月下午，兩個小女孩坐在廊下石塔上。這一個皮膚黝黑得和烏木一般，頭頂上東一根西一根豎着鞋帶縛的飛蓬的頭髮。那一個白皙的皮膚，黃金的捲髮。這一個七八歲，那一個才六歲。小的那一個是盲目的——這就是我，大的是馬太華盛頓。我們正忙着剪紙人兒；一會兒我們剪厭了，把腳上的鞋帶，樹上的葉子亂剪。我忽然想起剪馬太的頭髮，她起先不肯，後來她就讓我剪去。一報還一報，她抓起剪刀，也來剪我的頭髮。剛剪了一縷，虧得我母親來一搶；不然，我的頭髮都要剪完了。

我的獵犬貝爾，既老又懶，她寧願睡在火爐旁，不願跟着我亂跑。我盡我的力量，教她明白我的手勢；但是她又笨又不用心。有時她忽然間跳起，好像受了大刺激似的；過一會子他

又極平靜了，好像是遇見了小鳥預備捉捕他。我當時不知是什麼意思，我只知道她不依從我的意思，於是我大怒起來。我也不教他了，師弟子兩個，倒打起架來。不過這打架却是單方的，憑我怎樣搥她，她却不還手。爬起來，伸個懶腰，鼻子哼了兩聲，跑到火爐的那一邊，重新又睡下去。我呢，身體也辛苦，心裏又失望，放了貝爾去尋馬太去。

這時代中的遭遇，我一樁樁都記得清清楚楚。因此那幽靜無聞不見天日的生涯，現在回想起來，印象更其深刻。

有一天，我潑了一點水在我圍裙上。我把他舖在客室火爐旁去烘。圍裙老不肯乾，我急不及待，越靠越近，竟把圍裙放在熱灰上，火燃着圍裙，連我的衣服都燒起來。我大叫一聲，我的保母維尼（Vinny）趕來將一床洋氈蓋住我，幾乎不曾把我悶死，不過火却熄了。除了手和頭髮之外，倒未曾十二分受燙。

差不多在這時代，我發現了鑰匙的功用。一天早上，我把我的母親，鎖在伙食房裏。她關

在裏邊，足足有二點鐘光景，因為僕衆都在屋子的別部份。她拼命的在裏面敲門，我坐在廊前塔石上覺得裏面的振動，歡喜得只是笑個不止。這回鬧得太不像樣了，我父母於是決定把我好好的管束一下。我先生沙利文女士（Miss Sullivan）初來時，我也趕忙着尋一機會把她鎖在屋子裏。我母親叫我到樓上送一件東西去給她。我給了她，回轉頭來，砰的把門一關，鎖起來把鎖匙藏在廳中櫥下。憑他們怎樣哄我，我總不肯告訴鑰匙在那裏。後來沒有法子，我父親用一個梯子，把沙利文女士抱出來。我高興得什麼似的。過幾個月我才把鑰匙拿出來。

我五歲的時候，我們離開那間盤滿蔓藤的屋子，搬到一間較大的新房子裏去。我們一家除父母之外，還有我的異母兄二人，後來又加添我的小妹。我記得有一次，我從新聞紙堆中，走到我父親面前，恰巧他舉着一張紙，遮住他的面前。我莫名其妙，也不知他在做什麼。這是我關於我父親最早的記憶了。後來我照樣也擎着一張紙，還架起他的眼鏡，心想或且這

眼鏡可以助我發現其中神祕，那知道好像打什麼悶葫蘆般，一點又不能得到要領。過了幾年我才知道，我父親是報館主筆，他在那裏校訂報紙呢？

我父親是一個仁愛，寬容，對於家庭很熱心的一個人。除打獵時節之外，他總不離家的。聽說他擅長射獵。家人之外，他最愛的是犬和鎗。他十分好客——差不多有點過分了——他每回家總帶一個客人來。他最得意的園裏，種了不少西瓜和楊梅——聽說是我們一郡中最好的。他也常帶些最早熟的葡萄，和極好的櫻桃給我吃。我還記得他那一種溫存的摸撫，當他帶着我從這棵樹走到那棵樹。我也記得他看見我歡喜的時候，他便也歡喜。

他講故事的本領很大。自從我學得語言之後，他常常慢慢的用手指在我手中，講他最有趣味的故事給我聽。他最喜歡叫我重述他的故事。

一八九六年夏天，我方在北方度夏，父親的惡耗來了。他病得不久，後來有幾天很危急，最後萬事都了。這是我一生第一次的大悲感，也是我和死的第一次接觸。

我應當如何講我的母親呢？她和我極切近；反使我不願去提她。

起先的時候，我對於我妹妹很有惡感，好像她侵犯我的權利似的。我知道從此後我不能獨享我母親的慈愛，我心中充滿了妒忌。我從前所常坐的母親的膝上，如今我妹子占去了。我母親好像一心一意專去當心她。一天有一件事發生，使我火上添油，覺得侵害上又加上侮辱。

那時候我有一個洋娃，以後我叫她做蘭惜（Nancy）。她是我所愛的，也是我所常凌辱的。我性子一發，就拿她殺性子，所以她很是破舊的。我有些洋娃，能說話的，能叫的，也有能開闔她們眼睛的；但是總沒有一個能得我的心，像蘭惜一般。她有一個搖籃，有時我費了一個鐘頭，坐着搖她。這洋娃和搖籃我真寶貝得什麼似的，從來不讓人家動他的。一天，我發現我的小妹睡在搖籃裏。這是那裏來的話！她是什麼人——因為我還沒有覺得我和她有甚關係——膽敢霸佔我的東西！我一腔的無明火發起來，直衝過去，把搖籃一翻；若是我母親

不趕來接住，也許她就要跌死了。當時我沒有眼睛，沒有耳朵，叫我如何能領略親熱的言語，行爲和交際所發生的感情。後來我受了教育，重新再享人類的應有的幸福，米而特 (Mildred) 和我兩人，便漸漸心投意合。我們常常拉着手，任意漫遊。只可惜他也不明白我的手，指能懂得言語，我也不明白她啾啾啞啞的說話。

## 第二章

要發表意見的心，一天一天擴展起來。我所用的幾種簡單手勢，自然不足以表示漸漸複雜的思想。於是因爲失敗而發作性子，也不知幾次。我覺得好像有看不見的手把我抓住，我却用盡力量去掙自由。我極力吵鬧，不是因爲吵鬧能够克服環境，却是因爲我抗拒的精神，實在強不過。結果大半是一場大哭，直到精力俱疲。我母親若在旁邊，我就挨到她身上，

心中悲痛萬狀，甚至連發性子的緣故，也忘掉了。後來交換意見的需要，越發利害，所以每天發作性子，有時每點鐘也發一次。

我父母憂急得不知所措。我們所住的地方，離開盲童學校和聾啞學校又遠，地方又偏僻。誰又願意跑到脫斯根比亞這樣冷落的地方，來教一個又聾又盲的孩子。我們親戚朋友們都以爲像我這樣，恐怕是難教的。我母親的一線希望，是從迭更司 (Dickens) 的『遊美筆記』 (American Notes) 一文中來的。她彷彿記得迭更司 所記的羅拉·俾利子門 (Laura Bridgeman) 是聾且盲的；但是她也曾受過教育。我母親又記得發明教授聾盲方法的何 (Howe) 博士已經物故了。也許他的教授法已經失傳了。就是不會失傳，像我這樣遠在阿拉伯馬的人，又將如何受他的好處呢？

我六歲的時候，我父親聽見 Baltimore 地方有一個極著名的眼科醫生。好幾次人家以爲沒希望的，也給他治愈了。我父母決計帶我去，看他可能治我的眼睛？

一路上又舒服又快樂。我認識了不少人。一個婦人給我一盒子的貝殼。我父親把那每個貝殼上鑿了一個孔，我就把牠穿成一串，悶時就把牠來玩。查票人待我也極好。他在車上巡行收票軋票，我拉着他的衣服，跟着他去。他有時把他的軋票器借給我玩。我盤腿坐在椅子上，把硬紙板鑿上許多小孔，幾點鐘也不厭。

我姑母用手巾替我製成一個大洋娃。耳目口鼻都沒有，那裏像個人形，就是小孩子的幻想力也不能當他爲人臉。最奇的，我別的都不在乎，只是沒有眼睛一事，最使我不快。我拿着指給這個看，指着給那個看；但是誰也不能替他裝上兩隻眼睛。我心中忽然生一計，這問題就此解決了。我滾到椅子底下，找到了我姑母的披風。披風四週圍釘着許多珠子，我拉下兩粒，指給她看，要她釘在洋娃上。她拉着我的手，指着她自己的眼睛，問我，可是這個意思，我點點頭。她把珠子釘上，我歡喜得什麼似的；但是過不多時，我對這洋娃的興趣，完全失去。在路上我從來沒有生過氣，因爲路上事情多，整天裏我手忙脚忙，心又有所寄。



到 Baltimore 之後，Phisholm 醫士待我們很好；但他不能醫治我的病。不過他說我有受教育的可能，他教我父親到華盛頓去見亞力山大·格蘭·勃而博士 (Dr. Alexander Graham Bell)。他可以替我們尋學堂，或是教師。我們登時上華盛頓去找勃而博士。我父親心中充滿了憂愁煩悶。我却不知道他的苦楚，一味的逛，覺得旅行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我雖然不過是一個小孩，我一見勃而博士，就覺得他和藹可親，果然是配人稱頌的。他把我抱在膝上，讓我把玩他的錶，他又教這錶鳴幾下。他能領會我的手勢，我知道的，我從此一心愛他。這次的相見成爲我由黑暗入光明，由隔絕入友誼，入智慧，入仁愛的門戶。這正是我夢想所不到的。

勃而博士教我父親寫信給波斯頓 (Boston) 地方何博士所創辦的柏金斯盲童學校 (Perkins Institution) 裏面的阿納革樂斯 (Anagnos) 先生，去問他保薦一位發蒙的師傅。過了幾個禮拜，阿納革樂斯回了一封很和氣的信，說已經找到一位先生了。這是一八八

六年夏天的事；但是沙利文女士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才來。

這樣子我出了埃及，站在西乃山面前。聖靈感動我的靈魂，於是我的眼睛開了，於是我看見無數的奇景。從這聖山上有聲音發出，說道：「知識就是慈愛，光明，和深遠的眼力。」

## 第四章

我一生最重要的一日，就是我的先生安·孟斐而特·沙利文(Anne Manfield Sullivan)來的一天。我回想這日子之前，和這日子之後的兩種生活的比較，我心中不能不發生驚奇感慨。這日是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三月三日。那時我正是六歲零九個月。

在這重要的一天的下午，我站在洋臺上，一聲不響，心中充滿了希望。照着我母親跑東跑西的情景，我猜着這天一定有驚天動地的事情發生。所以我走到門口，站在塔石上等。下

午的陽光透着金銀花的葉子，直照到我仰着的臉上。我將手指有意無意的撫摸着迎春發放的花和葉。我那時不知道生命的將來，正藏貯着無數珍寶，預備給我呢。這事以前，接連着幾星期，我整天整夜的生氣銜恨。氣憤之後，繼以悲哀，我心中好不煩悶呀。

讀者可曾在深霧裏，度過航海的生活沒有？一團白白霧氣把你幽囚在中間。你坐的大船，漂着盪着，用量海線，一邊量，一邊在暗中摸索，向着岸駛去。那時你心頭志志的候着消息。當我的教育發軔的時候，我正如這個大海中的船。不過我也沒有指南針，也沒有量海線，無從知道離岸究竟有多遠呢。我的靈魂不發聲的喊着：「光明！光明！快快賜我光明！」在這點鐘上，慈愛的光明，照在我靈魂上了。

我覺得脚步漸近，我伸着手出去接，因為我當是母親來了。一個人接住我的手，把我緊緊的抱住。這個人到這裏來把宇宙萬物明白的開給我看。這還算不得什麼，而且從此她赤心的愛我。

第二天早晨，她帶我到她屋子裏去，給我一隻洋娃。這洋娃是柏金斯盲童學校學生贈我的，她的衣服是羅拉·俾利子門親手製的。這是她們後來才告訴我的。我把玩了一會子，沙利文女士慢慢的在我手裏用指頭拼 D O L L 四個字母。我覺得這倒是一種玩意兒，我也學着在她手裏照樣的點着。後來我果然能夠一點不錯的，在她手裏拼這四字；我心中何等的歡喜。我跑到樓下去，找着母親，就拼這字給她看。我那裏知道這是拼字，我又何從知道世上有這字的一物；我不過像猴子般的盲從罷了。接着幾天之內我心中雖不明白，我却學着拼許多的字，針咭，帽咭，杯咭，還有動詞像坐，立，走等等。直到幾星期之後，我才會悟每樣東西都有個名字。

一天我正和我的新洋娃玩，沙利文女士把我的大洋娃，放在我身上，在我手裏拼 D O L L，意思要我知道 doll。這字是可用在這一個上，也可用在那一個上。這天上午我們因為杯 (mug) 和水 (water) 兩字已經弄了大半天。沙利文女士要我明 M U G 是杯，W A T

ER是水，不過我總把牠們混錯。她很失望的暫時把這事放開，這會子又提起來教我。我漸漸的忍耐不住，搶着我的新洋娃，不顧命的摔去。我覺得我的洋娃已經碎了。我心中反覺歡喜。我發怒之後，不知道懊悔和憂愁。我從來也不愛這個新洋娃。我的先生正掃着碎屑到火爐一旁去，我好像拔去眼中釘似的，心中覺得和平。她拿帽子給我，我知道她要帶我到外面和煖的陽光裏去了。這個念頭——若是一個不成言語的感覺，也可以叫做念頭——使我喜歡得跳躍起來。

我們緩步至井旁，亭子上面的金銀花的香味，撲面的迎着我們。一個人在那裏汲水呢。我的先生把我的手放在水管口上，一注清涼的水在我手上流過；同時她在我那一手上拼WATER。起先慢慢的，後來很快。我木雞似的站着不動，一片精神都注在她手指的動作。忽然間恍然大悟，好像一樣已忘記的事，忽然回想起來似的。不期然而然的把言語的神祕，完全明白了。我了悟水WATER這一字，是代表這清涼的東西，在我手上流過的。這一個

字喚醒了我的靈魂，賜牠光明、希望和快樂，也使牠得着自由。自然有的障礙依舊存在；但是這些障礙遲早總有解除的時候。

從此後我向學的心，一天一天的強起來。我知道每件東西都有個名字，每個名字啓發一段新思想。我回到家中去，我手足所觸的東西，好像都有了新生命似的。這是因為我用這一付新眼光，去觀察這些東西。方要進門時，我忽然想起，我摔碎的洋娃。我摸索到火爐跟前，把碎片拾起來。我想要把牠們合起來；但是那裏就合得起來。我的眼眶裏眼淚已經滿了。因為我覺察自做的孽了。我一生悔過，這是第一次。

這天我學了不少的字。如今不記得是那幾個字；但只記得中間有父、母、妹、師這幾個字。這些字好像亞倫的神棍（Aaron's rod）使世界充滿了花朵。（見舊約聖經民數記十七章八節）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回想日間所經過的，自謂世上的小孩，沒有一個像我這樣快樂了。這天晚上巴不得第二天快些到來。這是我第一次有這樣感想。

## 第五章

自從那天我靈魂忽然醒悟之後，有一個夏天（千八百八十七年夏）中間的事，我如今倒記得不少。我整天整夜，不做別事；只用我的兩手，到處探討，遇着東西，便問他的名字。我越發知道東西的名字，和牠們的用處，我越發心裏快活；我對於外界的感情，也越發深了。

百花競放的時候到了，沙利文女士攜着我的手，越過綠田，向 Tennessee 河邊走去。許多工人，正在田裏掘土豫備栽種花木。我們坐在河旁暖草裏，我的先生對我講論造化的功用。天然的變化及樹木如何受着日光雨露的培養，開出好看的花，好吃的果子。小鳥如何築他們的巢，如何生長，如何隨季節而遷移。松鼠，鹿和獅子如何覓食，住在那裏。我智識一天一天增長，我生存的趣味也一天一天增長。我算學程度還未到加法或畫圓形這些初步，沙利

文女士已經教我鑒賞花草樹木和我小妹手中曲線凹凸的美麗。她把我的幼稚的腦力和天然聯絡，使我覺得花鳥和我是世界上的富貴閒人。

差不多在這個時候，我得着一個經驗，使我初次知道，自然界也有惡作劇的手段。一天我和先生兩個作遠足旅行。那天早晨天氣晴朗；等到我們回家的時候，氣候忽然轉熱。我們在路上樹下停下休憩了兩三次。最後一次，我們停在一棵野櫻桃樹之下，我們離家已不遠了。樹葉很密，那棵樹也容易爬上，所以我的先生助我上去，找到一個很安逸的座位在樹枝之間。樹上十分蔭涼，我先生說我們就在那裏午膳罷。我答應她我一定靜坐在那裏，等她去拿我們的午膳來。

忽然樹上的空氣變了，太陽的煖氣完全退了。我知道天已經變黑了，因為熱氣已經離開空氣。我既把熱算爲我的光明，所以我就把冷算爲我的黑暗。地上起一種怪氣味，我知道這是雷雨以前向來有的氣味。我心中起一種莫名其妙的驚懼。我覺得和我的親友隔絕，又



和這個堅固的大地隔絕，茫茫然身無所寄。我半天不動的等着，身子一陣陣的抖個不停。我只盼着我的先生快來，因為別的還可，最要緊的，我要從樹上下來。

霎時間萬籟俱寂，顯出一種不祥的形勢。再一會子樹葉一陣子的亂戰，樹身也搖動起來。一陣狂風，幾乎不會把我從樹搖下來。虧得我用死勁的緊緊拉住樹枝。我所坐的樹越發搖得緊，折斷的小樹枝像暴雨般向我打來。我一方面急得想從樹上跳下來；一方面嚇得動都不敢動。我縮在樹杈中間，樹枝四面只是打來。我覺着一種震動，好像什麼重大的東西剛剛倒下，這震動由下而上，漸漸的牽連我所坐的樹枝。我懸心弔膽已到極點。霎時間我想我和這棵樹都要倒下來了。在這個當兒，我的先生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攙下來。我把她抱住，歡喜得發戰，因為我的兩腳又踏着實地了。今天我又得了一種新智識——原來天然界有時也和牠的子民開戰，牠在溫柔美麗裏面藏着很尖利的爪牙呢！

這事以後，我好久不再爬上樹了。我一想到爬樹，心中就先跳個不止。後來還是爲一棵

Mimosa 樹的花香，使我好奇的心得勝我畏懼的心。一個清朗的春天早晨，我正獨坐在亭子裏念書。我聞着一股幽香從空中度過來。我站起來不知不覺的伸出我的兩手。一時好像春的靈魂從亭子裏走過。我自己問自己：『這個是什麼呢？』但是我立刻就認得出這是 Mimosa 花的香味了。我知道這棵樹是在籬邊小路轉彎的地方，所以我就摸到花園的盡頭去了。正是的，這裏是了。長條的花枝，差不多要觸着地上的長草，正在和煖的陽光裏戰抖着。宇宙中從前可曾有像這樣美麗的東西。那些輕脆的花朵，好像是從天堂上移植於人間的，經不起俗人的採摘。我一步一步在落下的花瓣中走到樹幹之旁，站着一會兒，不知怎樣才好。後來我把足放在樹枝中間，兩手拉着樹枝，望上爬去。樹枝很大，樹皮又粗，刮得我的手很痛。但是我自以爲建大功一般，勇往直前，後來到上頭一張座位上。這座位是從前不知道那一個砌的，日久就成了樹的一部份。我坐在上面很久，自己以爲是乘雲的仙子。從此後我常常坐在這裏幾點鐘，異想天開的構我的空中樓閣，做我的幻夢。

## 第六章

現在我對於語言已經有了門徑了，我恨不得時時刻刻去用牠。耳朵不聾的孩子，學話是不費力的。人家所用的字，自然而然後被他們像蚊蠅般捉住了。一個耳聾的孩子必定要經過很慢的很痛苦的手續方學得語言。無論手續如何，結果總是好的。起先不過知道東西的名字，漸次而進，由依呀的單字，後來到沙士比亞詩句那樣深的話，都說得來聽得懂了。

起先每逢先生告訴我一樣事，我不過問幾句話罷了。我的意念既然渺茫，我所識的字又不够用。後來我的智識漸增，認的字也多了，我考問的範圍也漸大了。有時一件事我要再三盤問，曉得其一，還要求其次。有時一個新學的字，使我腦海中重新再現一個已經忘掉舊事的印象。

那一天早晨，我第一次問「愛」的意義，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識的字還不多。我在花園裏找到幾朵早開的紫羅蘭，摘下來送給我先生。她要想吻我；但是那時，除了母親之外，我不許人吻我的。沙利文女士把她的手臂繞住我，在我手中拼「我愛海倫」幾個字。

我問道：「什麼叫做愛？」

她把我越發拉近她的身旁，手指住我的心，說道「愛是在這裏邊。」這是第一次我發見我胸部在跳動着。她的話使我十二分疑惑，因為這時候除了我手所能觸到的東西，我是不能明白的。

我把她手中的花聞一聞，一半用手勢，一半用字問她，愛可是花的香味呢？

我的先生說不是的。

我再想一想。太陽的熱氣正照着我們。

我問道：「這可是愛呢？」我指着暖氣所自來的方面，「這個可是愛呢？」

我的意思，太陽和煦之熱，能使百物生長，天下沒有比這個更美的東西了；但是沙利文女士儘搖着頭。我心裏又疑惑又失望。何以我的先生不能使我明白『愛』的意思？我實在不懂。

過了一兩天，我正在穿珠子，大的兩個，小的三個，這樣穿出花樣來。我常常穿錯，先生很忍耐的指導我。後來我自己又發見一處次序不對，我越發費盡心思死命的想。沙利文女士點一點我的額頭，向我手中拼道：『想吧？』

霎時間我就明白，『想』之一字，就是代表，我腦海中現在所進行的事。這是第一次我對於抽象觀念有一種有意識的見解。

我呆坐着一會子，心中却不在想這珠子。我要想從這個新見解中，或且可以得到『愛』這一字的意義。這天整天太陽被雲霧遮着，也曾下過幾陣小雨；忽然間雲破日出，照耀得光明可愛。

我再問我的先生：「這可是愛呢？」

「愛好像日頭未出以前，天上的雲霧。」她答道。她再用更淺易的言語解釋給我聽道：——因為那時我還不能理會這些高深的話——「我們不能用手觸雲霧，這是你知道的。不過雨落在人身上人是覺得的。人也知道花草樹木和乾燥的地，在這樣熱的天，受着雨水的灌溉，是何等的僥倖呀！你不能摸撫這愛。不過我們所受於愛的惠，我們是覺得着的。世間若沒有愛，你就不能得着快樂，也沒有心想去遊玩。」

這正是當頭一棒——我忽然覺得我的靈魂和別人靈魂中間，好像有許多看不見的線索牽連着。

自從我受教育的初步，沙利文女士常常和我說話，好像和能聽見的孩子說話一般；不過她不用口而用手指罷了。有時她竟然和我談天起來。我有說不出的話，她就替我說。

這樣經過幾年工夫。聾啞孩子，不能在二二個月或是一兩年之內，學那些平日常用數

不盡的俗語土話。普通的孩子，聽人家說跟着也說，不久就學上了。他們平日間聽大人們說話，聽得高興時，也要發表他們自己的意見，於是喃喃的也說話。這個是很自然的。聾啞的孩子，不能得到這種刺激，沒有交換意見的機會。我的先生知道這個困難，所以用盡心思來補救牠。所以人家談話的時候，她就逐字譯給我聽。她也教我如何加入人家的談話。但過了許多時候，我才敢自己不待人家問而說話。又過了許多時候，我才能在適當的時候，想適當的話來講。

大凡聾啞的人和盲目的人，常常不容易以談話爲快樂的。聾啞又兼盲目的人自然更不容易了。音調的高下，語氣的輕重，是語言的要素。這個我們是聽不見。說話時的姿勢和容貌，與語言的意義有密切關係。這個我們又看不見。

## 第七章

### 我教育的第二步是讀書。

我才學得拚幾個字的時候，我先生給我字片，上面刻着凸起的字。我很快的明白每字是代表一件東西，一種動作，或是一種性質。我有一面架子，我可以把字片在上面排成一句話。我還未用這架子以前，我曾經把字和東西湊成句子來。比方我把 *doll*（洋娃）一字放在我的洋娃身上，把 *bed*（牀）一字放在牀上。然後把洋娃放在牀上，在洋娃的旁邊我再排 *is*, *on*, *bed* 的三個字，意思說洋娃是在牀上。這樣我用字來做句，同時也用東西來代替字。

沙利文女士說，有一天我把 *girl*（女孩子）一字，用別針別在我自己身上的遮胸上，我就站在衣廚之內。我在架上還排 *is*（是），*in*（在內），*wardrobe*（衣廚）幾個字。這樣玩意兒我是頂歡喜的。我常常和我先生兩個玩幾點鐘也不討厭。我們常常把屋內的東西完全都排成句子。



由字片排成的字句到書本上中間相隔甚近。我拿着我的『讀本初階』(Reader for Beginners)用手指去尋我所認得的字，好像捉迷藏一般。找到一字我心裏就歡喜。這是我看書的第一步。論到我看小說的初步，我以後再要說起。

起初的時候，我沒有正式上課的時間。就是我最認真用功的時候，我的功課還是像一種遊戲。沙利文女士百事都用故事或詩詞來解釋給我聽。遇着我歡喜的事，她兩遍三遍的重複講論，好像她自己也是一個孩子一般。文法的構造，名詞的定義，以及數學中的難題，多數孩子想着就怕的；我如今想起來，却是一種可寶貴的回憶。

我自己也不明白，沙利文女士何以對我的嗜好和歡娛，有這等深刻的同情。也許是因爲她和瞽目的人相處日子很多。（譯者按沙利文女士少時也曾失明。十四歲進柏金斯盲童學校，二十歲畢業。後來她的視力一部份復原。）她非但能對於我有特別的同情；并且她的口才也好，更善於描摹。凡是沒有趣味的細節，她有意忽略掉。她從來不來考我前天的功

課。上枯乾無味的專門學術，她用極聰明的方法，慢慢的插在有趣味的敘述之內。她把每種功課弄得十分真切，使她所教導我的東西，不能不深印在我腦筋上。

我們讀書或是做功課，大半在門外的，因為我們喜歡樹林裏的陽光。我的功課好像有一種樹林的氣味，——松針和野葡萄的香味都混和我早期的教育中間。我坐在鬱金香樹蔭之下，深思默念。覺得世界萬物，都是我的教育。『萬物的美麗，就是牠們的用途。』唱的、叫的、開花的、結果的，那一樣不是我的師傅！晝夜不絕聲的蛤蟆、螽斯、和蟋蟀，我把牠們抓在手中，牠們不耐煩的吹簫般叫起來；毛羽未乾的小鷄；山花；野草；田裏的紫蘿蘭；果園裏的果樹；才爆裂的棉子，帶着一球球的柔輓的毛；玉蜀黍的梗，隨風東倒西倒，牠們長條的葉子，像絲線一般飄着；我的小馬被我們牽到草場上，把馬勒套上不住的打呼。呀！我還記得牠那帶着金花菜香味的氣息呢！這些東西，那一樣不是我的師傅！

有時，天剛剛亮，花園裏花草上的露水還沒乾。我就起身，躡手躡腳，走到園裏去，撫着玫

玫瑰花溫柔的花瓣，和隨着晨風搖曳的百合花。此中快樂，不是平常人所能領略的。有時我採花的時候，觸着一隻小蟲，我覺得牠兩翅鼓動。因為牠知道受外界的壓力，正在害怕呢！

我還歡喜到果園裏去逛去。七月中果子熟了。蓋滿了毛的大桃子，好像自己從樹上向着我的手中跑來。微風吹動樹枝，一棵棵的大蘋果，落到我的足旁。我把一個一個果子拾了起來，裝滿了一圍裙。我也把蘋果光滑的面頰向我自己面頰上磨擦着，高高興興的跳着向家中去。

由家裏到克勒氏埠頭，是我們很歡喜散步的路。這個地方是在 Tennessee 河上，是一個荒蕪的碼頭，在南北戰爭時，兵士上岸的地方。在這個所在，我們常常費了幾點鐘，學習地理。我用石子來築堤、砌島、掘湖、開河。我當牠是一種遊戲，從來不當牠是功課。沙利文女士 講論我們的大地，和大地中間的火山，埋在地下的古城、冰川，以及別的奇事，我越聽越出神。她用泥土砌地圖，我可以用手摸圖上的山谷川澤。我對於這些都很歡喜；不過地球的經緯

線、五帶、南北極這等事，我總不能明白。先生用橘子來代表地球，橘梗代表北極，一根根的線代表經緯線。這個印在我腦中甚深，所以直到今日，一提起溫帶，我就想起兩個線製的圓環。人家若切實來告訴我，白熊能跨過北極，我恐怕也要信的。

數學好像是我惟一不喜歡的功課。我對於數理的興趣是有限的。沙利文女士教我穿珠子成組，我就學着點數。她又教我用稻稿，排成各種花樣，因此學着加減。但是我做不得五六次，就厭了。我每日做完算學之後，我覺得心裏一鬆，趕着找我的同伴去玩了。

我的動物學和植物學，也是依着這樣一半功課一半遊戲的方法學來的。

有一回一個人——他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送我很多地中掘出的東西。其中有美麗的小貝殼，許多沙石上，刻着許多鳥爪和山草的印跡。這些東西好像是一把鑰匙，把上古的寶藏開給我看。我兩手發顫的聽我的先生談論上古時代兇很的野獸，牠們的名字也是千奇百怪。牠們晝夜奔走森林之中，把大樹的樹枝撕來充飢。牠們也不知在幾萬千年前

就滅了種絕了跡了。有好些時，這些怪物常在我夢中作祟。我目光中常以為這個黑暗時代是一種背景，把充滿陽光和玫瑰的顏色、和馬蹄得得的聲音的現在，襯得格外光明，格外快樂。

又有一次，一個人給我一個美麗的貝殼。我先生就對我講一只軟體動物，怎樣為自己砌這麼一個發光的小房子。晚上空間寂靜，海水不波，這動物乘着牠這艘珠玉的小船，向印度洋碧綠的水上駛去。我聽了這個總覺驚疑不止。等到我更明白海中動物的生活和習慣時——珊瑚蟲怎樣在太平洋驚濤中間構造牠們的珊瑚島，多孔蟲怎樣在陸地上砌石壘，小山——我的先生念『避居的駛帆螺』(The Chambered Nautilus)的故事給我聽。她還說軟體動物構造貝殼的手續，可以比方我們智慧的進化。軟體動物的外膜，吸收水中物質，逐漸溶化成爲自己的一部份；猶之乎我們吸收外來智識，後來漸漸變而爲我們的思想。

有一次，我從植物的生長也得到不少感悟。我們買一株百合花回來，把牠放在窗外陽光裏。不多時綠色的尖蕊漸漸有開花之意。惹長的葉子懶懶的放開，好像不願意把牠所寶藏的珍寶輕易表露。等到已經吐萼之後，這些花就生氣勃勃，很快的陸續開放起來。衆花中間一定有一個蕊是特別大，特別美麗；牠出來的時候，也格外高興似的，好像牠是衆花的王一般。其餘的蕊很腴腆的，隨後把牠們綠色的外罩輕輕的脫去。結果是一簇又香又艷迎風搖曳的花球。

又一次，我們有十一隻蝌蚪養在玻璃缸裏，雜在水草中間。我至今還記我當時如何急切的觀察牠們的變化。我時常用我的手浸在缸中，覺得牠們很活潑地的跳躍，在我手指縫中經過。我十分引以為爲樂。一天有一隻蝌蚪野心過大，從缸中一跳跳在地下，我摸過去是分死三分活的了；不過牠的尾還有一點蠕動而已。那知道我一把握牠放到缸中，牠便一口氣跑到缸底，又活潑又快樂的四面游泳。牠不是已經得過自由了，牠不是已經見過世面了，牠

現在情願住在這玻璃房子內，fuchsia 樹的底下。因為牠還未生長到青蛙的資格呢。到那時候，牠就要去住在園角水潭中間，用牠清脆的音樂，替人家解夏日長夜的寂寞。

這樣我的學問，都是直接從宇宙中得來。從前我有的是本能，如今我先生把牠們發展開來。她來了以後，我四圍的東西都有了快樂和慈愛的氣息，並且也充滿了意義和興趣。她孜孜不倦的指示我萬物的優點；她也使盡她的心思力量，叫我爲人和藹，也不致虛生一世。我初得學問的幾年，所以能够這樣有意味，是全仗着我先生的聰明，她的同情，和她仁慈的機智。她相機施教，我受了不生厭而反高興。她把一個小孩的心比方溪水，教育的途徑比方溪道。小孩的心經過教育的途徑，好像一條溪水沿着溪道流着：一路上，一會兒反映一朵花，一會兒一棵樹，一會兒一片浮雲，種種佳景不一而足。她竭她的力量來指導我的心的行徑。因爲她知道心是應當受外界的灌溉，正如這條溪水必定要受山中泉水的灌溉，方能漸漸擴充成爲大河；以至後來非但能夠反映一草一花，並且能够反映河邊山嶽，大樹魁梧

的影子，以及蔚藍的天空。

隨便那一個教員能夠帶生徒進課堂；但不是任何教員能夠使生徒好學。無論一個學生是在用功也好，是在休息也好，若是他不覺得他的求學是自由的，他決計不能歡喜的向前猛進。他必定要有得勝時的狂喜，和失敗時的痛心，然後他才能鼓起勇氣立志，和課本的單調生活奮鬥。

我和先生是十二分接近，以至於我不能想到自己沒有想到她。我一生對於佳境美物的嗜好，有多少是我天賦的，有多少是從先生處得來的，連我自己也不得而知。我覺得我的生命和她的生命是分不開的，我一生的一舉一動都是生於她的一舉一動。我若有點好處，我的好處全屬於她的——我沒有一種才能，一片希望，一點歡樂，不是受她仁慈的待遇所喚醒的。



## 第八章

沙利文女士到 Tusculum 的第一度耶穌聖誕是最可記的。家中沒有一個人不爲我預備許多我想不到的可喜的事。這還算不得什麼，最可喜的，我和沙利文女士也籌備一切，要使他們喜出望外。他們鬼鬼祟祟要我猜不着他們作的是甚事，我更覺的格外有趣。他們有意給我一個暗示，或是說半句不連不續的話，來鼓動我好奇的心。沙利文女士和我兩個時時刻刻想盡方法，打悶葫蘆一般的來猜他們的語意。這樣猜謎子，使我所學到言語，比什麼正式的功課所教我的都多。天晚上我們圍着火燄熊熊的爐旁，猜謎。聖誕節越發近了，我們猜謎子的生活也越發起勁了。

聖誕的前一晚，Tusculum 的學生裝飾了一棵樹，他們還請我去過節。課室上豎着

一棵五彩華麗的樹，牠的樹枝上裝滿了千奇百怪的果子。那時候我的歡樂已達極點。我發瘋似的繞着樹跳着蹀着。我聽說他們還預備禮物給每個孩子，我更加高興。他們還讓我替他們發禮物給孩子們。我樂極了，也不暇去看我自己的禮物。等到來看這些禮物的時候，我對於聖誕節的熱烈已經達到沸點了。我知道這些還不是我等的朋友們所暗示的東西，因為我的先生說，那些東西比這些還好得多呢。不過她叫我忍耐些先享用這眼前的，好的明天早上會來的。

那天晚上，我把襪子掛上，好久閉着眼睛睡，心裏却提着神等那聖誕老人來，要看他的舉動。後來我到底甦着，我牀上却添了一個新的洋娃，和一隻白熊。第二天早上我第一個起來，全家都被我的『恭賀聖誕』喚醒。（譯者按：克勒氏學正式語言，是在沙利文女士來後三年。此時爲第一年冬，克勒氏尚以手指代口。其『恭賀聖誕』當亦手指之言而已。）我不但在襪裏找到禮物，並且在桌上、椅上、門口、窗檻上，都有意外的禮物！實在說我走一步路，就

碰到一包薄紙包的東西。等到我的先生贈我一隻白燕，我的歡樂實在不能再加了。

小丁母——白燕的名字——是極其馴熟。牠肯跳在我的手指上吃蜜餞的櫻桃。沙利文女士教我如何當心我的小寶貝。每天早晨，早餐之後，我替牠洗澡，洗籠子，杯子裏加上水和米，再把一絲繁蔞草，掛在牠的跳架上。

一天早上，我把籠子放在窗前位上，去取水替牠洗澡。我回來的時候，正開門進來，遇着一隻大貓，在我跟前溜出去。那時我還不知道什麼事。等我伸手到籠子裏去，丁母的翅膀也不來歡迎我的手，牠的腳爪，也不來捉我的手指，我就知道事情有些不妙。我從此後，看不見我的可愛的歌鳥了。

## 第九章

在這事以後，重要的事情，要算是一八八八年到波斯頓的旅行。我如今回想起我們如何預備行裝，如何和我的先生我的母親一同動身，路上遇到什麼事情，怎樣到波斯頓等等，恍惚還是昨天的事。這次的路程，和兩年前我到 Baltimore 的路程，是何等的不同呀！這時候我不是像從前那般暴躁使性，時時刻刻要人留意，還要用心去使我不悶氣。我坐在沙利文女士的旁邊，很高興的聽她告訴我，她在車窗之外所看見的事物——美麗的 Tennessee 河，汪洋似的棉花田、山谷、樹林，以及車站旁邊的黑人，笑着嚷着和車中的人招手，傳授糖果，炒的玉蜀黍之類。我座位的對面，坐着我的破洋娃，蘭惜 (Nancy)。她身上穿着一件新的布衣，頭上戴着一頂縐的夏帽，張着兩個玻璃眼睛向着我望。有時我不十分注意沙利文女士的談話，想起蘭惜來，把她在臂中抱一會子。不過大半的時候我不能去理她，我就設想她還睡着，良心上便不覺得難過。

我以後沒有機會再提起蘭惜。如今趁這機會，我要告訴讀者她初到波斯頓後的不幸

的遭遇。一天我勉強她吃泥製饅頭——她并不曾表示她喜歡吃這個——因此把她弄得遍身污泥。柏金斯盲童學堂的洗衣服的婦人，偷偷把她拿去洗澡，可是蘭惜却經不起這樣的招待。等到我再看見她的時候，她那裏還像個人形，不過一團的棉花而已。若不是她兩隻玻璃眼睛，很怨恨似的對着我，簡直不我認得是她了。

等到火車到站的時候，我覺得好像一段的神話竟成了事實；『從前的時候』變成現在；『遠處的地方』已在目前。

我一到了柏金斯盲童學校，我就和那些盲目孩子做起朋友來。我曉得他們能用我的手勢的言語，我便說不出的快活。和別人說我自己的方言，是何等的快活？在這天以前我和人說話，像一個外國人一樣，是要用人翻譯的；然而在這個學堂——Laura Bridgeman念過書的學堂——我好像到了自己的國中一般。過了好多時，我才能領略我的新朋友也是瞎子。我知道我自己是盲目的；然而這些可愛的孩子們，高高興興起起勁勁的跟着我逛，

他們怎麼也是盲目的呢？我如今還記得，我那時覺得他們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和我談話，念書時也用他們的手指，我心中便感着詫異和痛苦。雖然他們也曾告訴我這些事，雖然我明白我自己的缺乏；但我常常想他們既然聽得見，也許他們有一種「第二視官」可以助他們看見。如今竟然一個個的像我一樣一點也看不見，這是我意料外的事。不過他們是很歡喜很高興，所以不一會子，我自己的快樂，也使我忘却我痛苦的觀念。

和盲童過的這一天，使我覺得好像回到我自己家鄉一般。日子一天天度去，我則一樁新經驗才過去，就盼望第二樁的新經驗。我看波斯頓好像是世界之始，也是世界之末。此外難道還有世界？我真不能信。

我在波斯頓的時候，我到 Bunker Hill 去遊歷一遭，這回是我第一次讀歷史學。他們講給我聽在這地方激戰的英雄們，使我不由得不起勁。當我一壁走一壁數的爬上那高高的紀念碑，我心裏便在那裏打量：不知道那些兵可會爬上這個高塔，居高臨下，望着敵人轟

擊？

第二日我們由水路向 Plymouth 去。這是我第一次航海，也是我第一次坐汽船。海  
中生活，是何等的有生氣？何等的熱鬧？不過船上的機器轟隆隆不住的戰動。我把牠當做雷  
鳴，於是我哭起來。因為我想若是下雨，我們可不是不能到郊外去野宴嗎？在 Plymouth  
地方最引我注意的，是那塊大石，就是移民第一次上岸的那塊的大石。我可以去觸牠摸牠。  
也許是爲這緣故，我對於這些移民先鋒的工作，和他們的功績，格外有興趣。在移民博物院  
(Pilgrim Hall) 裏，一個人給我一個小小的大石的模型。我常常把牠握在手中，撫摸牠的  
曲線，中央的裂縫和上面刻的數目字「一六二〇。」一壁把玩，一壁在心裏溫習我對於這  
事的知識。

我想到他們事業的顯赫，我的幼稚的幻想，也好像發生了光輝一般。我想他們是世界  
最偉大元勳，最勇敢最義俠的人。我想他們不僅愛自己的自由，并且也愛替他們的國人爭

自由。幾年以後，我聽說這些人竟然施行他們虐待的手段，我聽了覺得何等的詫異，何等的失望。我們雖然驚嘆他們的本領，他們的勇氣，感激他們賜給我們的大好的國家；我們却不由得不爲他們的污點，而心中覺得羞愧。

在波斯頓的地方，我倒交了不少的朋友。其中兩個是 William Endicott 先生，和他的女兒。他們的仁愛，好像是一粒種子，從這粒種子上，好些可愛的回憶，以後漸漸生長出來。一天，我到他們鄉間的家裏去，地在 Beverly Fauns。我還記得我們在他們的玫瑰園裏散步，還有他們的犬——大的叫做 Leo，小的鬚毛長耳名叫 Fritz——到大門來歡迎我們。又有他們的馬名叫 Nimrod 的，伸着鼻子到我的手裏要我拍拍牠，要我給牠糖吃。我還記得那裏的海邊，我在那裏第一次玩沙。那裏的沙是硬而且滑，不像 Brewster 的沙那樣鬆而且尖銳。Endicott 先生告訴我，那些由波斯頓往歐洲的大船，還由這裏經過呢。這次以後，我還常常看見他，他待我總是很好的。實在說，我所以叫波斯頓爲『仁心的城』就是



爲他了。

## 第十章

柏金斯盲童學校未曾放暑假以前，他們已經打算好教我和我的先生到 Cape Cod 的 Brewster 地方去過夏，在那裏和我們的朋友 Hopkino 夫人同住。我聽見了非常踴躍，因爲我的腦袋裏已經充滿了我從前所聽見的海的故事，胸中抱了無限的希望。

我對於這次夏天最清楚的回憶，就是海洋。我平常總住在內地，從未連聞都沒有聞着海的鹹味。不過我曾經在一大本書叫做我們的世界裏邊，領略過海洋的生活。我便時時期望能用我的手去觸摸那茫茫的大海，感覺牠的狂嘯。所以到現在，我一知道我的希望將要實現，我小小的一顆心，便受着刺激而狂跳了。

他們剛剛替我把海浴衣服穿上，我便一口氣跳到沙灘上，心裏也沒有想這一個『怕』字，一躍便到那冰冷的海水中去了。我覺着那些大波浪一陣一陣的浮沈着。海水的一種浮載的能力使我心中充滿了快樂。我正在那裏戰抖着，忽然間我的歡樂變做怕懼，因為我的腳觸着一塊大石。一霎時間，海水滾到我的頭上來。我伸着兩手要想扶住什麼東西；但是我所拉着的不過是水，和波浪送到我面上來的海草。我的努力都是沒有用的。海中波浪好像在和我搗亂似的，把我東丟西擯的鬧着。那真是可怕呀！我脚下的大地已經離開我了。生命、空氣、和煖、和仁愛都被這一片大海所隔絕了。後來大海好像玩厭了我這玩具，把我丟到岸上去了。再過一會子，我已經在我的先生的懷抱中了。咳！在這樣的仁愛的懷抱的快樂呀！等到我剛剛在我的驚懼中間回過來，我便開口說：『誰把鹽放在水裏？』

這次以後，我的驚心纔定。我穿這海浴衣服坐在海邊石上，讓海浪一陣一陣的撞在石上，送上雨點般的海花，倒也是很有趣的生活。海浪帶着千鈞的重量，把海濱的石子一陣子

的亂撞。沙灘被牠們震動，空氣也在那裏戰抖着。小波慢慢的望岸上聚攏來，積得多了，便掀起一個驚濤。我呢，覺得風號海嘯，便抓着石頭，懸心弔膽，神魂震盪。

無論我在海邊坐多少時候，我總不會知足。又新鮮又自由的海味隨風吹過來，和我的輕淡的、安靜的、思想相調和。海邊的石子、貝殼、和海草、和海草上面的小動物不絕的引動我的興趣。一天，沙利文女士在淺水地方遇着一隻很奇怪的東西，在那裏曬太陽。她把牠捉來，那個東西是一隻馬蹄蟹——這是我從前沒有看見過的。我把牠撫玩，很希奇牠爲什麼把房子也捐在背上。我忽然想這個動物倒可以養在家裏玩，所以我雙手把牠的尾一抓，就帶回家中去了。這個玩意兒倒是有意思，因爲牠的身體很重，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牠拖了半哩路。我噪着一定要沙利文女士把牠放在井邊水桶裏，我以爲這是很妥當了。第二天早上，我到水桶邊一看，那隻蟹已經不見了。誰也不知道牠到那裏去，誰也不知道牠如何逃走。我那時因失望而痛恨。不過漸漸的我覺得硬叫這個啞吧東西，離開牠的家鄉，也是一樁

很不仁的舉動；後來我想也許牠已經回到海裏去了，我心裏反覺得歡喜起來。

## 第十一章

這年秋天我回到南方，心中却帶着許多快樂的回憶。我追想起我北方的遊歷，我便覺得我這次經驗又多，種類又是各各不同，所聞所見都是可驚奇的。這些經驗好像是一個新生活的開始。我覺得一個新而美的世界把牠的寶藏放在我脚下，我一樁一樁的拾起來，不是得着快樂，便得着閱歷。我把全副精神都放在萬物之中。我沒有一刻安靜的。我的生命的忙碌正像朝生夕死的蜉蝣，把一世的生活都擠在一天之內。我遇着的人，有好幾個能够用手指和我談話。因此我的思想和別人的思想方纔有交換的機會。他們的同情灌注到我的心中來了。看呀！這不是神蹟麼？我的心和別人的心之中間，本來是一片荒蕪的野地；如今

却開了許多的玫瑰花！

這個秋天，我和我的家人同住在離 Tuscumhia 十四哩路的山上。那裏我們有一所避暑的屋子。這屋子名叫 FernQuarry（鳳尾草的石山）。這名字是有來歷的。附近有一座石灰石的石山，如今好久沒有人過問了。巖石上泉水下瀉，流成三股小河，穿石而下。每遇盤石阻牠們的行徑時，就變成小瀑布，歡笑迎人。石山上面完全被鳳尾草密密的遮滿，長的并且把河流也遮住，河水每每出人不在意的在下面流出。大山上面大樹參天，有的地方，橡樹和常青的樹幹子像大柱一般大。牠們的樹枝上垂着長春藤和寄生草，好像裝飾禮堂的花圈似的。有的地方，柿子樹送出一陣一陣撲鼻銘心的芬芳，把個樹林弄得像一個香國。又有的地方 Scuppernong 和野葡萄的藤，從這棵樹攀到那棵樹上，搭成幾間花屋，引得蜂蝶蟲鳥在那裏盤翔不休。晚涼時候，在這個叢樹林中間散步，萬慮澄清，只覺得清甜的香，從地上上來，沁入鼻觀，真是地上的天堂也不過這樣。

我們避暑的房子，不過是一所茅棚，蓋在山頂松柏橡櫟之中，地位倒是不錯。中間一條走廊，走廊兩面，兩排的小房間。房子的四週，有很闊的迴廊圍着。山風起時，夾着樹林的野香，直望着我們的迴廊送來。大半的時候，我們住在迴廊上，我們在那裏玩，在那裏吃，在那裏工作。後門有一株極大的胡桃樹，樹的週圍有石級圍之。在屋的前面，樹身和屋距離甚近，所以從迴廊上我可以摸到牠們。當狂風起的時候，牠們的樹枝搖動，和牠們的葉子飛舞，都逃不了我的觀察。

我們這裏客人不少。晚上男人們圍着野火，或下棋，或打牌，或坐着閒談。他們常常談他們田獵的經驗——這是他們和飛禽走獸的戰史。他們的典故真多着呢！他們打死多少野鷄野鴨，捉到了什麼野鱒魚，怎樣拘捕那些奸滑的狐狸，怎樣用機巧得勝最聰明的袋鼠，怎樣比捷足的鹿跑得還快——他們的本事大呢！我聽得出神，心想這樣利害的獵人，真是叫那些獅、虎、熊、和其他的野獸在世間沒有立足的地了。每晚上這些快樂的朋友們，分散的時

候；他們請晚安的口號是『明天獵場上相見！』他們睡在我們門外的走廊上；他們睡在他們的臨時預備的牀上，他們和他們的獵狗的深呼吸，可以振動屋宇。

每天清晨，我被咖啡的味，獵鎗的振動，和獵人們的脚步喚醒。他們正相慶祝這天必定交大運呢。還有他們從城裏帶來的馬，被他們繫在樹下，站着不住的叫，因為牠們站得不耐煩。牠們的四隻脚在地上只是亂踏，我睡在牀上也覺得。過會子這些獵人都跳上馬，正是像古謠裏所唱的：

「駿馬向前進，韁轡叮噹響，鞭策索索抖；獵犬飛也似的奔；獵夫向前進，吆着喝着的吶喊。」

這是大清早的事。過會子我們忙着預備燻牛燻豕。在地上掘的深坑中，我們先燃着大火；然後將些大棍擱在坑口，獸肉就從這些大棍上掛着，上面插着炙串，燻時就可以翻轉。幾個黑人圍着火蹲着，手裏拿着很長的樹枝趕蒼蠅。離開開飯的時候還早，我一聞着這樣美

味，我肚子已經不住的叫餓。

我們正在最高興預備午餐，打獵的人三三兩兩的，人疲馬倦的，闖回來了。一個個汗流浹背，手脚無力。他們的馬嘴裏起了許多涎沫，因為辛苦極了。他們的犬一壁走一壁喘，實在已鞠躬盡瘁的了。若問他們到底得了多少的野獸，實在是一隻也沒有？自然的，他們個個親眼看見至少一隻鹿，并且牠還走得很近呢；但是狗也算追得快了，鎗也算放得準了，不過鎗上彈機一動，這鹿就不知去向了。他們的運氣真不好！他們的運氣正像小孩子們常常說他們幾乎看見一隻野兔，又被牠逃走了，——我告訴你吧，他們看見的不過是兔的足跡。不一會他們把他們的失望忘記了，我們坐下來大嚼。雖然不是鹿肉，牛仔燒豬味道倒也不錯。

有一個夏天，我在 Fern Quarry 有一隻小馬。我提他的名字做黑美人 (Black Beauty) 因為我剛剛念過這本書 (Black Beauty 是一本黑馬的小說。) 我這隻馬和這書裏的馬是一模一印，通身皆黑，額頸上一棵白星。我在他的背上過了很多的快樂的光



陰。有時他很馴服的時候，我的先生把韁繩放掉，這馬就慢慢的信步踱去，有時停着嚼路旁的草或樹葉。

有時上午我不喜歡騎馬，我和先生兩個一吃好早飯，就到森林中去漫遊。樹林中除牛馬踐踏的小路之外，沒有什麼路了。我們亂穿亂跑，不知所之。有時我們的路被荆棘截斷，我們不得已只好繞道過去。我們每次回去，手裏總帶着一大把的桂花、鼠尾草、鳳尾草和其餘南方的野花。

有時我也和我妹妹 Mildred (米爾特) 和我的堂兄弟姊妹們去拾柿子。我不愛吃牠們；但是我喜歡牠們的香味，並且我也喜歡在草縫葉堆裏去尋牠們。我們有時又拾各種乾果，我也幫他們剝胡桃——那些胡桃才是大而且甜呢！

在山脚下有一條火車路，我們孩子常常在那裏等火車經過。有時火車的汽笛，把我們都嚇得跑進屋子來。有時我妹妹還氣喘喘的告訴我一隻牛或是一隻馬還在軌道上徘徊

呢。離開我們一哩路光景，有一個山峽，上面有一座高架火車軌可以跨過。這個地方真是有點行路難的光景。架上的橫木是很窄很稀，在上面走，無異於在一排刀鋒上走。

我從來沒跨過這個山峽，直到一天米爾特我和先生三個人，在森林中迷路，走了幾點鐘，還找不着一個途徑。

忽然間米爾特用她的小手指着喊道：『那不是那座橋架麼？』我們本來寧願走別的路，不肯走這裏；但是時候已經不早，天氣也轉暗了，只有這座橋架是最近的路。我只好把我的脚尖去摸索那些橫木。我起初倒也不怕，走得也很穩。忽然間遠遠的『呼！呼！』的火車噴氣，漸漸的走近了。

米爾特大叫『火車來了！』我們幾乎來不及的爬下柱木，火車飛也似的在我們頭上走過。車頭的熱氣蒸着我的臉，烟和灰幾乎不會把我噎死。火車剛走完，支架既失了上面的重壓，就大搖大擺起來，我覺得牠要將我們拋到深淵裏去。經過了千辛萬苦，我們找到了原。

路回去。天黑以後，我們才到家，家人已經都出去找我們了。

## 第十二章

自從我第一次到波斯頓之後，差不多每個冬天我在北方過冬。有一次我到一個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的村落去住。那邊有的是，冰的湖，雪的田。在這個時代，我第一次領略雪中的快樂。

我如今還記得那年冬天，好像有一隻神祕的手把大樹小樹都剝得精光，只剩得東一片西一片的乾縐的葉子。我第一次發見這事，心中是何等的駭異！鳥也去了，他們的空巢裝滿了雪。上面的山，下面的田，都呈一種嚴冬氣象。大地好像被冬天的冰氣凍得麻木。樹木的靈魂，好像也縮到樹根裏去，藏在地下做牠們的冬夢。一切生氣都無形消滅，就是天清日朗

的時候，白晝也是：

「冷極而瑟縮，

她的血管好像已經太老而枯萎；

你看她偷偷地爬起來，

對着地和海，很黯澹的覷那最後的一眼。」

草和樹已經變成一片冰箸的樹林。

一天，刺骨的冷風，豫告我們大雪將降。我們趕到外面去受最初的雪花的感覺。雪片由高而下，迂緩地，無聲地，落個不了，過一會子地面越發變平了。一夜雪不止。到第二天早上，大地變成一片銀世界。道路和界石都埋在雪裏，不可辨認。所剩的幾棵樹，上面還是一堆一堆的積雪。

傍晚大風起自東北，把雪片吹得飛舞空際。我們圍爐而坐，閑談着，嬉笑着。一點不覺得

我們是在慘澹荒涼的境界裏，已經和外界隔絕。半夜裏風勢越發緊起來，我們也漸漸恐慌起來。大風捲地而來，屋椽不住的緊張震動，樹枝不住的打着我們的窗門。

第三天雪停止了。太陽破雲而出，照在一片白茫茫的大地上。東一座雪山，西一所雪壘，大有不可深入之勢。

那時已經有人在雪中開掘幾條羊腸小道。我披上一件外罩，戴上一頂風帽出去。冷風火似的刺我的雙頰。我們一半的時候，走在小道上，一半的時候在低的雪堆上穿過。我們已經到了牧場之外的松林中間。積雪的樹，不動的立着，好像一扇大理石牆上雕刻的人形。松針的氣味一點也聞不出。太陽的光線，照在樹上，樹枝好像金鋼鑽般放出光鏗。經我們的手一觸，雪像雨一般的落下來。雪上反射的光線強極了，竟然能夠透過我眼前的黑罩。

漸漸的地上的積雪融下去；但是積雪還未曾完全融完，第二次的雪又來了。所以一個冬天，我幾乎不曾一次踏着泥土的地。有時樹上的冰都溶解，枯枝杈枒的豎在空際。不過雖

在烈日之下，湖水總是凍得堅硬。

冬天我們最愛的遊戲，是滑雪車。湖邊有的地方，自水面突然高起。我們乘着雪車，從這些峭壁上滑瀉而下。我們先坐在雪車上，一個孩子把我們一推，飛也似的我們望下一瀉，經過積雪，躍過空間，滑到湖上，從牠的玻璃似的湖面上射箭一般到對岸去。何等快樂呀！在這一分鐘中間，我們好像把將我縛在地上的鎖練打斷，和風神握手，霎時間我們自覺已登仙界，心中何等的高興！

### 第十三章

在一八九〇年的春天，我學着說話。我早就有很強的要發出聲音的慾望。我常常一手放在喉嚨上，一手按在口脣上隨便亂叫。我最歡喜會發音的東西，我又常常愛用手去感覺

貓兒的叫，犬兒的吠。人家唱的時候，我最喜歡把手放在人家的口上；人家彈的時候，我又喜歡按手在鋼琴上。我沒有病以前，我學話是非常之速；到我病之後，我所以不能說話，是因為我不能聽見。我常常整天坐在母親的膝上，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臉上，因為我常常以摸她嘴唇的動作爲樂。我也動我的唇；但是我却早已忘却說話的意義。我的朋友們說我笑起來和哭起來都是很自然的。並且我起先也時常做許多聲音和單音的字，這不是因為我用牠們來做交換意見的工具，却是因為我要發聲的衝動是過強了。只有一個字的意義，我不會忘記。這個字就是『水』(water)。我叫牠做『哇哇』(wa-wa)。這是取這個字的第一個音。這個字後來也漸漸的說不明白了，直到我的先生來的時候。後來學着用手指拼字，我才不用這個聲音。

我早就知道我旁邊的人，交換意見的方法是和我不同的。我雖然還沒知道聾子可以學着說話，我已經對於我表示意見的方法很不滿意。一個人專門靠手拼字母來說話，總感

着許多不便，發生一種被束縛的感覺。這種感覺漸漸鼓動我，使我對於這個缺憾發生反抗。我的思想常常上升，好像鳥翼向空中狂打。我存心要用我的聲音和口脣。我的朋友們盡力的阻止我的努力，因為他們知道我終要失望的；但是我死也不甘心。到底一樁事使我向前的心越發加增——就是我聽見 Ragnhild Kata 的故事。

一八九〇年 Laura Bridgeman 的師傅 Lamson 夫人剛從那威、瑞典遊歷回來。她來看我，就提起那威一個聾盲女子叫做 Ragnhild Kata 的，竟然學着說話起來。她的新聞還沒有講完，我切望的心，好像火一般的燃起來。從此後我立志要學說話。我鬧着要先生帶我去見 Horace Maun 學堂的校長傅勒女士 (Sarah Fuller)。這個和藹的婦人說她肯自己教我，於是在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我學話的工作開始。

她的方法是這樣：她把我的手輕輕的放在她臉上；她做一個聲音，我的手可以知道她舌頭和嘴脣的地位。我向學的心極為懇摯，在一點鐘之內已經學得六種音，就是 M、P、A、S、



T. I. 她一共教我十一次。當我說第一句有意義的話（『天氣很熱』），所發生又驚又喜的感覺，我永遠也忘不掉的。雖然不過是幾個斷斷續續的聲音而已，到底是人類的語言呀。從此後我的靈魂得着新的能力，從禁錮中出來，極力向前，要想用語言的工具去尋求一切的智識，一切的信仰。

凡是一個耳聾的小孩，在牠極力要說從來沒有聽見過的話之後，忽然發出他第一次發的話，沒有不歡喜得永遠也忘不掉他的新發見。他原是要努力脫離他的闐無聲息的監獄。在那監獄裏，從來也沒有有一句仁慈的話，一齣鳥歌，或是一曲音樂，破他的牢不可破的岑寂。惟有這樣一個過來人，能够明白我那樣熱心地和玩具、和石頭、和樹木、和鳥獸整天整夜的說話。當我叫我的妹妹 Mildred，她就跑來；或是叫我的犬做什麼，他遵命而行；我心中的歡樂，也惟有這樣的人方能明白的。我如今說的話，也用不着翻譯，也用不着解釋。我的福氣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從前我的意思，是從我的手指中間發表出來；如今牠是從我的口裏

出來。

你們別想我在這樣短時間內能够正正經經的談天。我剛剛學了一點說話之初步而已。傅勒女士和沙利文女士可以明白我說的話。普通的人一百句話內還不能懂一句。你們也不要想我學得說話初步之後，自己就能練着說起話來。若不是因為沙利文女士不倦的教誨，和她的智慧及愛心，我休能够進步到這個地步。第一，我無日無夜的努力用功，方才能够使我最熟的朋友們明白我的意思。第二，我無時無刻須要沙利文女士幫着我，使我能够發音清晰；而且把那些聲音，用幾千種方法聯合起來。直到現在，她還得每天指正我所說錯的音。

大凡聾童的先生都能知道這種的工作，也只有他們能明白我的特別的困難。你看，我看見先生口脣的動作，所以我全靠我的十指代目。喉嚨的顫震，口的動作，以及面上的姿勢都要靠我的觸覺。觸覺不是萬能的呀。所以有時把一個字或是一句子，再三重複念着

——有時幾點鐘不停——直到我自己覺得我聲音所發的顫震好像對了。我惟一的工作是練習，練習，練習。因為厭倦和失望而棄置我的工作，也不止一次了。然而過會子，我一想到再忍耐幾時不久回家去，我便可以使所愛的看見我的成功，我便又努力前奔了。我也很有希望的想到他們對於我成功的歡樂。

『我的妹妹將來可以明白我說話了！』只這個念頭已經足夠勝過一切的險阻艱難了。我常常狂喜的自言自語道：『我現在並不是啞子了！』我若時時想到我可以和母親交談——我用嘴說話，她的回答，我可以用手在她唇邊摸得到——的快樂，我總不至於喪氣。我自己也很詫異用口說話比用手指容易的這麼許多。如今在我的一方面，已經廢棄把手說話；然而沙利文女士和幾個朋友還是用手和我說話，因為這個比較便當些，也快些。

現在我應該稍稍說幾句話，說明手指語言的用法，因為許多人不懂得這個方法。若是一個人要和我說話，或是讀書給我聽，他用一種普通聾人所用的單手的符號，在我的手上

拼給我。我把手放他的手上面，輕輕的不致阻止他手指的動作。手指的地位是很容易覺得的。如今這方法用熟了，我不是覺得一字字的字母，正如你們讀書時只看見全字不看見分開的字母一般。練習得久了，手指就變得非常之軟。我的朋友們有的拼的非常之快，和老練的打字的人一樣的快。練熟以後，拼字自然成一種不知不覺的行爲，好像寫字一般。

等到我能够說些話了，我恨不得就回家。到後來最快樂的時候到了。我們回家去了，路上我一刻不停的對我先生說話。我並不是有這許多話說，不過我要在最後一分鐘內求進步。不知不覺車已經到 *Thucumbia* 車站，我的家人已經站在月臺上了。我回想那時的情形，我的眼睛至今還要充滿了眼淚。我的母親把我抱得緊緊，歡喜得話也說不出，在那裏戰抖着，聽我和她說話。小妹妹米爾特一面拉着我的手，一面跳躍着的喜歡個不了。我父親的歡喜和得意，都在他的一言不發中表示出來。好像以賽亞的預言在我身上應驗了：「大山小山要向你們歌唱，田裏的樹要鼓掌。」

## 第十四章

一八九二年的冬天，我幼年時代光明的碧天，被一片烏雲遮蓋。快樂離開我的心，好久的時候，我只在疑惑、憂慮、和驚恐中過日子。一切的書都沒有趣味。至今我想到那時候，我的心也要發冷。這事的孽根還是一篇小說叫做霜王（The Frost King）的。我寫這篇小說寄給柏金斯盲童學堂的安納格樂斯（Anagnos）先生。因為要使這樣事情清楚，我只好將關於這公案的事情一起述出來。為要對得住我先生和自己起見，我也不得不述。

那年秋天，在我剛剛學過說話以後的第一個秋天：我在家裏寫這篇小說。這年秋天我們住在鳳尾草石山比較久些。沙利文女士常常說給我聽秋天的樹葉怎樣的美麗。大約從前什麼時候有人讀一篇小說給我聽過，我自己不知不覺的却記在心裏。大約我先生的描

摹又引起我這個故事。不過那時我以為我自己想出一篇故事，所以趕着把牠寫起，怕以後忘了。我的思想很流利的跟着筆出來，我心裏也很高興。字和影象好像自然自勢的流到指端。我一面思索，一面一句句的寫在 braille 紙板上。（按、盲人寫字，用一支有孔銅尺，放在硬紙上，然後用尖筆向孔內鑿孔，則成爲字，名爲 braille）。若是字和影象能够不假思索潮湧而來，可見牠們不是我自己心中的出產；一定是在那裏拾來的無主之物了。在那個時代，我所讀的東西都是一氣吸收，從來不去研究是誰做的。就是到今天，我還不能把自己的意念和書中所得的思想的界限分清。或且這是因爲我腦筋裏許多的印象，都是假借別人的耳目所得到的。

這故事寫完之後，我讀給我的先生聽。讀到妙的地方，我自己便得意。我先生時時中止我，因爲我的音讀錯了，我還很以爲討厭。當時的得意和厭煩，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晚飯時這篇故事當衆讀出來，大家都以爲奇。一個人問我可曾在什麼書上讀過麼？

我以為他問得可怪，因為我一絲也記不起我在那裏讀過這篇東西的，或是誰會讀給我聽過。因此我抗辯道：「自然沒有的，這明明是我自己的故事，我為安納格樂斯先生寫的。」

後來我就抄下來，在他生日的時候送給他去。他們叫我把秋葉的名字改為霜王，我聽他們的話改了。我自己把牠拿到郵局裏去寄掉。我那時的氣焰真有十丈高。我那裏夢想得到這個生辰禮物的代價是這樣的重呀！

安納格樂斯先生非常歡喜這篇小說，後來就在柏金斯的出版物中發表。那裏知道這麼一來，我的歡樂好似從絕頂上一落千丈的摔下來。那時我剛剛到波斯頓沒有多時，誰就發見有一篇故事很像霜王的，叫做霜仙（The Frost Fairies）。這故事是肯勃（Margaret T. Canby）女士所寫的。這篇故事，在我未出世以前，已經在鳥和他們的朋友的一本書見過的。這兩篇的意思既然相同，牠們的字眼也十分彷彿，自然肯勃女士的一篇小說，曾經念給我聽過，我的一篇自然是完全抄襲的了。我起先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等到我明白了，我

又是奇怪，又是傷心。世界上可沒有一個小孩子受過我所受這樣重的創痛。我自己失去體面，我又使我所至愛的人對於我發生疑心。但是怎樣會有這個事呢？我幾乎不會把頭腦挖空去追憶我從前所讀關於霜的事；但是總想不出什麼。就是平常常用的霜約克（Jack Frost）的名稱，和一首小兒詩叫做霜的惡作劇（The Freaks of the Frost），我知道我並沒有把牠用在我的小說裏邊。

起先安納格樂斯先生雖然心裏很不歡喜；但他好像很相信我。他待我格外的仁慈，在這短時間之內，這一片黑雲好像暫時破開。因為要使他喜歡，我盡力的遏制我的悲傷。華盛頓誕節的慶祝會——在我得到惡消息之後不多時——裏，我也極力的打扮得好看。

我們盲童另外有一個化裝短劇，我裝扮一個意大利司農的女神 Ceres。我還記得我身上圍的好看的布疋，頭上裝的秋葉。手裏執的和脚前排的果子和五穀。然而在這個歡樂的假面具之下，却是一片傷心和憂愁。



這事的前一晚，柏金斯學校裏一位教員，問我一句關於霜王的話。我告訴她沙利文女士常常對我說霜的故事。我談話之間不知說了一句什麼話，使她誤會她在我談話之間，已探得我自己確實記得肯勃女士所寫的霜仙。因此她就她的意見，說給安納格樂斯先生聽。雖然我極力的解釋她是完全誤會，她終究不信。

安納格樂斯先生最愛我的人。他以為他受了欺騙了，心中一氣，對於我無辜的辨明，完全置之不理。他相信——至少他也疑心——沙利文女士和我兩個人有意抄襲別人的文章，去誑騙他的贊許。所以他把我帶到一個檢察的法庭之前，并且不准沙利文女士和我同去。這個法庭是學堂裏教職員所組織的。他們反覆的盤詰我。在我看起來，這些裁判官已經立志要我承認我自己確實記得霜仙這一篇故事，我是已經念過的。在每句詰問中間，我覺得他們心中的疑心；并且我也覺得一個心愛的朋友，對着我責望地看着。可惜我不能把這些意思用語言表示。轆轤的心頭被血厄住，我話也說不來，只能說幾句單話而已。雖然我明

明知道這是誤會，我的心痛不因之少減。等到後來事畢，他們叫我出來的時候，我已經昏迷得連我先生的撫愛我也不注意。就是我朋友們很慈愛的，說我是一個勇敢女孩子，他們是很得意的，我也覺都不覺得。

那天晚上，我睡到床上，抱頭痛哭——我希望沒有幾個孩子，像我這樣慘痛的哭過。我覺得冷極了；我想恐怕天沒有亮我就要死了。這樣一想，我心中倒反覺安慰。這層痛苦，若是在我稍大時候發生，一定會使我血氣沮喪到不可收拾。幸虧司忘的天使，把那幾天的悲痛怨憤，漸漸的收拾起來帶了去。

沙利文女士從來沒有聽見過霜仙，也沒有聽見過鳥和他們的朋友那本書。後來勃而(Alexander Graham Bell)博士幫她調查這樣事。最後發見 Sophia C. Hopkins 夫人家裏在一八八八年有這一本書，這年正是我們到她家過夏的一年。夫人已經找不着這本書。她說她記得那時沙利文女士不在家，她四處搜尋書替我解悶。她雖然不記得有沒有

念霜仙這段故事，她却清清楚楚的記得她曾經用過烏和他們的朋友的一本書。她所以找不到這本書，也有緣故。因為沒有多時以前，她曾經把她的屋子賣去；同時她也賣去許多時用的書——教科書神怪小說等——這本書說不定也在內。

在那時候我對於故事是沒有十分的興趣。不過像我這樣一個孩子，差不多自己不能做一件娛樂自己的事，拼幾個生字給我聽，也可以解解悶。雖然如今我想不起關於那回讀故事的情形，可是我想當時一定用盡心力的記許多生字，預備先生回來的時候問她。所以這些字一定深刻的印在我腦上；別說別人不知道，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等到沙利文女士回來，我所以不會告訴我所念的霜仙的故事，也許是因為她一回來就念小公子的故事（Little Lord Fauntleroy）給我聽。我得到這篇小說，把別的事都忘了。大概他們念那篇霜仙之後，我早就忘了。等到過後，這故事又進我的腦袋，已經很自然溶入我的腦中，所以我再也想不到牠是別人的思想。

當我患難的時候，我常常收到各方面慰問的信。我所最愛的朋友——除了一個之外——都是到如今還是愛我。肯勃女士自己還寫信給我說：『將來總有一日，你自己要寫一篇大小說，完全是你自己的思想，這小說也可以作為衆人的安慰和幫助。』可惜這個預言始終不會應驗。自從那時以後，我從來不敢玩弄文墨，作為消遣的資料。老實說，自從那日起，我時時刻刻總是戰戰兢兢的恐怕我所寫的是別人的思想。我若是寫一封信，就是寫給我的母親，我常常忽然的大慌起來。我就一遍一遍拼着看，我有沒有在那裏念這句子嗎？照這樣有很多日子。若不是我的先生殷殷不倦的鼓勵我，我想我早就隨便什麼都不肯寫了。

後來我又念過霜仙。我也念過我自己寫別人的信，其中也用過肯勃女士的意思。有一封信是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寫給安納格樂斯先生的。其中有許多字和感想完全是和書中一樣。在那個時候，我正在寫霜王，這封信和別封信中間有許多句子，都可以使讀的人覺得我那時思想受這篇故事的影响。我信中說沙利文女士指着金黃色的秋葉對我說：

「是的，牠們的美麗可以安慰我們夏日去後的寂寞！」——這個意思也是直接脫胎於肯勃女士的故事。

我常常能够溶會我所喜歡的思想，後來不期然而然的再當作我自己的思想發表出來。這個癖氣，我自少就有。在我幼年的書信和初次作文裏，都可以看得出來。在一篇講到希臘和意大利古城的文裏，我也借用許多有聲有色的形容，只不過改頭換面。至於這些東西的來源，我却早就忘了。我知道安納格樂斯先生好古心摯，對於一切意大利和希臘的美非常能發生興趣。所以我蒼萃凡是我所記得的記載，或是審美的思想放在我的文中，目的是在使他歡喜。他對於這篇文字的批評是：『這文字根本上有詩意的。』然而我可不懂他怎么能相信一個十一歲的又聾又盲的孩子，能够自創這一類思想；但是我不會自創這一類思想，難道我這一篇文就沒有半點的價值？我以為這篇文也可以表示我能够用活潑和明瞭的文字，發表我對於美麗思想的鑑賞。

我幼年的文字，可以算一種腦力的操練。我正在用溶會和仿效的方法學——幼年沒有經驗的人，不都是這樣學麼？——把意思變成語言和文字。凡是我在書中得到我所喜歡的意思，我就記着——有時是有意的，有時是無意的——漸漸的變為自己的意思。史蒂芬孫 (Stevenson) 說的：初學作文的人，自然而然的抄襲凡是他所佩服的意思；然而他所佩服的，却隨時而變更。他必定要經過這樣的練習，方才能將貫穿他頭腦中的字眼，運用自如。恐怕我還沒有到這個程度呢。不過我不能常常知道什麼是自己的意念，什麼是從書上讀來的。因為我所讀得的東西，日久就變做我頭腦的一部分。所以差不多我所寫的東西，恰像我小時初學做針線的時用各種各式碎布——綢緞呢絨不定——補綴而成的東西。不好看的布偏偏最容易看見。我的文字也正是這樣，我自己未成熟的觀念中間，補綴以別人的比較光明比較成熟的思想。我以為作文最難的點，是要能夠將受過教育的腦筋所發生的字眼，來發表我們一半感覺一半思想的意思，因為我們的意見還是一把亂絲似的。

做文章好像排七巧板一樣。我心裏先打了一個圖樣，然後要用字來排出這個圖樣。可惜這些字不能配合空位；就是合了，又和我心中的圖樣不同。於是我再三嘗試，因為我知道別人成功過，我不願承認失敗。

史蒂芬孫又說：『一個天生缺乏創作能力的人，不能變爲有創作能力的人。』我雖然沒有創作才能，我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夠脫離這一類不自然，帶假面具式的文字。到那時我自己的經驗和思想，或且可以到表面上來。我現在極力進取，充滿了信心和希望。我也奮勇攻關，決不令霜王的痛苦紀念阻礙我的前途。

所以這個悲哀的紀念，或且於我有益的，因為我因此對於作文一事格外注意。所可痛的，我失去一個最好的朋友安納格樂斯先生。

自從我把自傳發表在婦女月刊 (Ladies Home Journal) 之後，安納格樂斯先生在寫給 Macy 先生的信中還提起這事。他說當時他也相信我無罪的。他還說審查我的

法庭是八個人組織的。其中四個是瞎子。八人之中，四個人以爲我知道自己會讀過肯勃女士的故事的；四個人不以爲然。他說他的票是投在最後的四人的方面。

但是，不管那事如何決斷，不管他的票投在那一方面；我只記得我進他的屋子的時候——在那屋子裏安納格樂斯先生常常把我抱在膝上，忘記一切煩惱，和我一塊兒玩——那裏有幾個疑心我的人，我也覺得空氣中都有了一種恨怨的氣息。以後的事也證明我所覺的影響是有根據的。有兩年功夫，他好像相信我和我的先生是無罪的。後來他忽然改變他的態度，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當日考察的詳情，我也不知道。我連那「法庭」的人員的名字，都不知道，因爲他們也不和我說話。我那時受過分的刺激，也來不及注意什麼事。我中心也太怕了，所以也不能問一句話。實在說，我連自己什麼，和別人對我說什麼，想都不敢想一想。

我詳細敘霜王的案，因爲這事對我的一生和我的學問是很要緊的。因爲我不要人家



發生誤會，所以我照着我自己的見解，將實事一節一節的敍出。我並不存心來替自己辯護，也不敢責備別人。

## 第十五章

在霜王公案發生之後的夏天和冬天，我在 Alabama 地方我們家裏，和我家人同住。我如今清清楚楚記得我歸家時的歡樂。各種花都已經含苞放蕊的競麗起來。我心中快樂；霜王的事早已忘懷，丟在九霄之外。

金黃色的秋葉蓋了滿地；園角的葡萄覆滿在亭上，經陽光的影響正在轉爲櫻色。在這個時季，我開始爲我自己寫小傳。這時正是我著霜王之後一年。

那時我對於自己所寫的東西，依舊是過分的疑惑。我常常怕所寫的東西，不完全是自

己的意思，這個畏懼很使我痛苦。除了我先生之外，沒一個人知道我的痛苦。我提都不敢提起霜王的事，好像是怕觸動舊創似的。有時談天的時候，我有意外的思想，我總輕輕的對我的先生拼這幾字：『我不能確實知道，這是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有時著作到一段的中間，我忽然停筆自問道：『若是人家以後發見我所寫的，全部都是從前別人寫過的，那可怎樣辦呢？』一霎那間，我的手好像被驚懼的心掣住似的，那天我就一字不能再寫了。直到今日，我還有時受這一類感想的挾制。沙利文女士竭她的心力來安慰我，幫助我；但是當日猛烈的經驗，在我的心上打下一個極深的印象。到如今我才能明白這個印象的重要。我先生所以慫恿我做一篇小傳登在小朋友（*Youth Companion*）上，原是要我恢復我自信心。那時我才十二歲。如今我回想當日的奮鬪，我想大概我那時一定有一種幻想，預見前面的利益；不然，我也決不會有這種的成功。

我抱著很膽小的，很怕懼的，然而很堅決的態度寫去。我的先生極力促我進行，因為她

知道我若能做完這篇文字，我就能彀恢復我智能的地位，也有可以壯我的膽力。在霜王案件以前，我是一個完全無意識的孩子。那事以後，我的思想由外觀變爲內省，我也看見了看不見的東西。所以我的腦力經過磨練以後，反變明白；我對於人生的智識，也格外真確。

一八九三年，最要緊的事情有幾件。在克利夫蘭總統 (President Cleveland) 就職時候，我到華盛頓首府參與盛會。我又到耐亞嘎拉大瀑布，和世界展覽大會。因爲我的行蹤不定，所以我的功課常常中斷，有時隔幾個禮拜不上功課，所以我不能敘述那時學業的進行。

一八九三年三月，我們上耐亞嘎拉去。當我臨着美國瀑布 (American Falls) 的站着，覺得四圍空氣的戰抖，脚下大地的簸動。我那時的感想，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普通人一定以爲希奇，以爲我對於耐亞嘎拉的美和奇，不應該能彀發生什麼感想的。他們常常要問：『物質的美和音樂，於你有什麼意義呢？你又不能看見波浪湧上岸來；你又

不能聽見海水的狂嘯。牠們對於你有什麼意義呢？然而她們的意義多着呢！牠們的意義我是量也量不來，形容也形容不出；正如我不能量，也不能形容『愛』、『宗教』或『善良』一般。

一八九三年夏天，沙利文女士和我和勃而博士 (Dr. Alexander Graham Bell) 去參觀世界展覽大會。我回想那時我幼時的幻想都變成事實，我心中便有無限的快樂。每日我在理想裏週遊全世界，看見天涯地角的奇功偉蹟——新奇的發明，實業和藝術的成績，以及人類各種的供獻，都一一在我的手指下經過。

我很喜歡去看 Midway Plaisance (按展覽會中特劃一所專為陳設古董，奇異娛樂品，及各國來品，名為 Midway Plaisance)。這個地方充滿了奇怪及有趣味的事物，可以比擬天方夜譚。這邊一個古怪的陳列所，陳設著大自在天神 (Shiva) 和象神，正是像我書中所講的印度一般。那邊一個開羅 (Cairo) 城的模型：裏邊金字塔、清真寺，排着隊的駱駝

應有盡有。再過去又是威尼斯 (Venice) 的淺湖，每天晚上在城市和噴水泉的燈光之下，我們泛着小舟在湖面上盪。離小船不遠，停着一隻海盜的船，我也曾上去過。我從前在波斯頓的時候，曾經上過一隻兵船；如今這隻海盜的船，更能引起我的興趣。因為在這船上，一個水手統領百事，進退全由他一人主持——他抱着百折不撓的志向一往直前，不管他暴雨狂風也好，風平浪靜也好。他嘴裏叫着『我們是海上英雄，』誰敢冒犯他，他就拚他全身的膽量筋力決一死戰。他也是用自己的智能，全不像今日的水手，反被無智識的機械所把持，弄得自己反退在背景裏去。所以只有人類能引起人類的興趣——這是世界的公理。

在這隻船過去幾步，有一個哥倫布所用的聖大馬利亞 (Santa Maria) 船的模型。船長帶我到哥倫布從前坐的船艙，又給我參觀他的書桌，和上面放着的沙漏。這個玩意兒非常感動我。因為牠能使我感想：當日這位英雄，看着這沙漏裏邊的沙一粒一粒的下來；同時他失望的同伴，正在計劃取他的性命；他那時不知心中作何感想？世界展覽大會的主席

Higinbotham 先生特別優待我，讓我用手摸觸陳設的東西。我一心充滿了無厭的貪心——好像 Pizarro 搶秘魯地方的寶貝一般——用我的手指去攫取展覽會中不勝收的美。這個西方的白城真比萬花鏡一般，實在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尤其是法國的古銅像使我高興。牠們真和活的一樣，使我疑惑牠們是天上的天使，被美術家捉來放在地上的。好望角的陳列，指示我許多取金鋼鑽的手續。他們看見無危險的地方，就讓我放手在機器上，使我更明白稱石和磨石的方法。我在機器旁的雜堆裏摸，摸到一顆鑽石——他們說這個是在美國發見的惟一的真鑽石。

勃而博士跟着我們到處去，遇着好玩的東西，他很高興的形容給我聽。在陳列電機的屋裏，有電話，自動音樂器，留聲機器，以及別種的發明。他對我說明如何人們能用鐵線傳達信息，絲毫不受時間和距離的限制；人們又能像希臘天神伯羅米修士 (Prometheus) 一樣從天上取火。我們又去參觀人種學的一部。最足引我注意的，是古墨西哥的遺物；這些粗

陋石器，可以算做上古所遺留下的惟一的紀念了。我手摸着這些，心內就想：這些不識字的  
天地的赤子所遺留下的簡單紀念碑，好像一條線索，把上古帝王和將來聯絡起來。還有和  
埃及的木乃伊，也極可注意；不過這木乃伊我就不敢摸了。參觀這些遺物後所得到知識，比  
我從前所讀所聽見的都多。

這些經驗使我所識的字增加了不少。在這展覽會的三星期之內，我的興趣發生一個  
很大的進步。我向來很孩子氣的，專注意神怪故事和玩具；如今却像成人一般的，鑒賞日常  
的真實的事物。

## 第十六章

在一八九三年十月之前，我有許多科目都是自己讀的；而且沒有按照一定章程去讀。

我已經讀過希臘、羅馬和美國的歷史。我有一本法文文法，牠的字是凸起的。因為我已經知道一點法文，我常常找着新的字在自己頭腦中做句，以為娛樂；至於文法等，我就不顧忌了。我還試試自己學法文的讀音，不求別人的幫忙，因為書中已將讀音很詳細的說明過。自然這種辦法，是希望過於實在的；然而天雨的時候，我可以藉此消遣，並且我也得到不少的法文智識。使我能殼很有興味的讀 *La Fontaine* 的寓言 (Fables)，被強的醫生 (*Le Medicin Malgré Lui*) 和阿太利 (Athali) 的文選。

我也很化些時候去練習我的言語。我拿着書念給沙利文女士聽，或是背我愛讀的詩。我的先生改正我的讀音，也教我句讀的停頓，以及字尾的變音。一直到一八九三年十月我從展覽會回來休息時，方纔有一定的時間，讀一定的科目。

沙利文女士和我在 *Hulton Pennsylvania* 地方，*William Wade* 先生家做客。*Irons* 先生是他們的隣舍，也是一個臘丁文很好的學者。他們就說好，叫我拜他做先生。我



記得他是一個很和氣的人，也是富有經驗的。他大半的時候，教我臘丁文法；不過他也很幫我做算學——這樣東西，我覺得又討厭，又無味。他還和我同看天尼孫（Tennyson）的 In Memoriam 一書。我從前也曾看過不少的書；可是從來不曾用過研究的眼光，看過一本書。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做書的人，也能認識他的文體，好像平日遇着朋友一握手，就能認識握手的人一般。

起先我很不願意讀臘丁文法。好好一個很明白的字，爲什麼要費了許多時候，去把牠分析起來——名詞、屬格、單數、陰類——真是沒有意思。我倒不如也把我的寶貝動物，也用分析方法來推究：論科（order）是有脊動物，論門（class）是乳哺類，論屬（genus）是貓屬，論族（species）是貓；若單指某一個說，他是叫做 Tabby。不過後來我對於臘丁文這門科目研究漸深，我的興趣也漸增。我覺得這文字自有牠美麗的地方。我常常自己念臘丁文章來消遣。我依着我所認得的字，去猜上下文的意思。我至今還不覺得這種消遣爲可厭。

我以為世上最美麗的東西，就是我們初學的文字所描寫的隱隱約約的印象和感情——這些印象和感情，好像茫茫腦海中忽然飛過的幾點小小的點綴。當我讀臘丁文的時候，沙利文女士坐在我旁邊，替我把先生所說的話一一拼在我手裏，又替我找字典。當我回家的時候，我正在開始念該撒的古法國之戰 (Caesar's Gallic War)。

## 第十七章

一八九四年夏天，我到 Chautauqua 參與美國聾人學語促進會。在那裏他們佈署好一切手續，叫我進紐約城 Wright Humason 聾童學校。那一年十月我和沙利文女士同行。我們所以選擇這個學堂，因為我們特別注意口音和練習，觀察人唇以知其言語的方法 (lip-reading)。除學這些以外，我兩年之中，在這學堂裏還讀些數學、地文學、法文和德文。

我的德文教員 Reamy 女士能用手指言語，所以我稍稍識幾個字以後，我們常常用德文談話。幾個月以後，我差不多能說明白她所說一切的話。第一年之末，我很高興的讀 Wilhelm Tell 的故事。我想我在德文方面，比較什麼功課都有進步。法文好像難得多。法婦 Olivier 夫人是我的先生，她不能用手指言語，所以她只好用口教。用手觀察她的口唇，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我的進步也比較慢些。我勉強讀被強的醫生 (Le Medicin Margrè Lun) 這本書到也很有趣；然而遠不如 Wilhelm Tell。

我的說話和觀察口唇的進步，遠出於我和我的先生們的希望之上。我的志望是要說話到像普通人那樣好，我的先生們想這是可能的事；但是雖然我們很忠心很用力的做去，我們還不能達到我的目的。大概我的目標太高了，所以免不了失望。我依舊看算學像陷阱一般可怕。我取猜度的途徑，盡力避去理論的路，結果我自己和教我的人都受着無窮煩惱。我既然妄猜，我就不假思索的立結論，因此愚蠢之上再加以不得法，我的困難格外無止境。

雖然我有時爲失望而喪氣，我仍舊興致很高的讀別的功課——尤其是地文學。天然界的奧理是何等的有趣啊！讓我用舊約的美麗文字來形容牠：——風怎樣從天的四角吹來；水氣如何從地上上升；水如何在山石中開出一路成爲川流；山如何會被樹根翻倒；以及人類如何能得勝比他們強的能力。我們在紐約兩年的生活很快樂，我對於那時的回憶，也是有樂無悲的。

我尤其思念我們每日散步的中央公園——全城中惟一中我意的地方。在這個大園中，我從來不曾失去半點的快樂。我每次進園，都喜歡人們形容給我聽園中的景緻。因爲從每方面看來，都是美的；而這園好處，盡可以從許多方面鑒賞的。所以那一年，我在紐約九個月中間，每天這個園，都有另一種的好處。

春天到了，我們常到各處名勝去遊覽。我們乘火輪船湖江（赫貞江）而上。我們也下船，Byrant 在最歡喜吟詠的岸邊漫遊。我喜歡遊戲場中的簡單的恣肆的娛樂。 West

Point 和愛爾文華盛頓 (Washington Irving) 的家鄉 Tarrytown 都是我曾經遊歷過的地方。在 Tarrytown 我還在睡谷中 (Sleepy Hollow) 走過。

我們學堂裏的教員們，常常想盡方法，使我們能得到普通小孩子所能得到機會——對於最小的孩子們，他們也竭力利用小孩們僅有的幾個傾向，及不活潑的記憶——他們的意思，是要引導我們出我們的小小範圍之外。

我不會離開紐約以前，我快樂的日子中間，忽然來了一陣悽慘的黑雲。除我的父親的死耗不算外，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傷心的事；波斯頓的 John P. Spaulding 先生在一八九六年二月死了。只有他最好的朋友，能知道他和我的交情。他雖然是能够用極自然的方法使人人快活；但他待沙利文女士和我兩個人，是特別的仁慈的。當他在世的時候，我們想到他對於我們困苦艱難的工作，常常發生興趣，我們無論如何總不至於失望的。如今他離開我們去了，我們就覺得我們生命中間好像失去了什麼似的；這個空隙是永遠不能填滿

的。

## 第十八章

一八九六年十月，我進劍橋女子學校預備進勒的克利夫（Radcliffe）大學（按Radcliffe 係哈佛大學的附屬女子大學）。

我小的時候去參觀威斯來（Wellesley）女大，忽然出人意料說道：『我將來是要進大學的；但是我可是要進哈佛大學！』他們問我爲什麼不進威斯來呢？我說因爲這裏只有女學生。這個進大學的念頭越變越深。我決意要和一些會看見會聽見的女子們競爭。我的許多真心的、聰明的朋友們，都很反對我這個志向。等到我離紐約的時候，我的志向已經堅決了。所以他們說我應該先進劍橋。這總算是在我能力範圍之內，最近哈佛大學的一步；

也算是應驗我小時候的志願。

在劍橋時，沙利文女士和我同上課堂，把教員所說的話，都用手指繙譯給我聽。

我的教員們自然是沒有教過像我們這樣的人；所以我只有一種方法，能夠聽他們的說話，就是用手摸他們的口脣。我第一年的科目，是英國歷史、英文文學、德文、臘丁文、算學、臘丁作文，和別的論文。這是我第一次爲着預備進大學而讀書的。但是英文一門，沙利文女士却教我研究得很純熟，所以我的教員們，覺得我於這一門，可以無須再受什麼特別的指點；不過要稍稍用批評的眼光，研究學堂所定的幾本書。

此外我法文也很有一點根底。我又有六個月的臘丁文的預備。不過德文是我最熟的科目。

可是雖然我有這些好機會，我吃虧的地方依舊不少。沙利文女士自然不能把書中所有的都替我拼出來。雖然倫敦和費城的朋友們，很肯趕速替我把我應讀的書製成凸起的

課本；可是要來得及，總是很難的事。有時我真的要一字字把臘丁文抄在我自己紙板上，才能讀熟，和他們一同上課背誦。教員們漸漸的能够明白我不完全的話，所以我問的話他們也能就答我，我的誤會他們也能更正。我在課堂裏也不能做課，也不能注什麼字；但是我的文和繙譯，都是在家裏在打字機上做的。

每日沙利文女士和我一塊兒上課堂去，把所有先生所說的都拼到我手裏。她的忍耐的心是無窮的。預備書的時候，她替我找字典，又替我把我的書和講義一遍兩遍的替我拼出來。誰也想不到這種工作是怎樣的可厭。校中就是德文教員 Gröbe 夫人和校長及以門 (Jilman) 先生，他們倆學着用手指拼法教我。Gröbe 夫人自己知道她的拼法是極慢，極不夠用的；但是她的仁愛，使她每星期兩次格外給我特別功課，很費力的教我，因為要沙利文女士可以得一點休息。雖然有許多人很願意幫我們的忙，世界上卻只有一隻手能夠使苦工變做樂事。



這年我把算術做完，溫習過我的臘丁文法，還讀了三章的該撒的古法國之戰。德文呢，我讀了 Schiller 的“Lied von der Glocke”和“Taucher”，Heine 的“Harzreise”，Freitag 的“Aus dem Staat Friedrichs des Grossen”，Riehl 的“Fluch Der Schönheit”，Lessing 的“Mirra von Barnhelm”，Goethe 的“Aus Meinem Leben”。我對於這些德文書都是表示歡迎的。我尤其歡喜 Schiller 的好詩，Frederick the Great 的奇功偉蹟的記載，和高德（Goethe）的行傳。我讀完了“Die Harzreise”只嫌書太短，因為這裏面是充滿了雅謹警句；裏面所形容的有藤蓋滿的小山，陽光裏唱着跳着的川流，因故事而得名的荒野，以及上古的灰衣女尼的故事——這些東西也只有嗜好自然的人才能描摹得來。

及以門先生有時教我英文文學。我們一同念“As You Like it”貝克的演說 Burke's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和麥高來的約翰孫傳

(Macaulay's "Life of Samuel Johnson")。及以門先生對於文學及歷史方面廣博的智識，和他明白的解釋，使我的工作既容易又有趣。若是單靠一點講義，和課室裏的一點說明，就不能得這般的結果。

貝克 (Burke) 的演說，算是我所讀的論政治的書中最有價值的。我的心時常忐忑不寧的注意那時亂世的事業。當時兩個敵國的重要人物都歷歷在我目前，好像活的一樣。我讀着貝克的雄辯，像懸河倒瀉般的源源不絕，我總覺得不明白何以喬治皇帝一點也不受他的影響？隨他怎樣告訴他我國（美國）一定得勝，他們（英國）一定受辱，他當着耳邊風一般的理都不理。這真是不可解的事。以後我又念到這位大人物如何不受他的同黨的人和百姓的代表歡迎。我看着這些智慧和真理的種子，都落在愚蠢和腐敗的野草叢中，我就有無限的驚異，無限的嗟嘆。

麥高來的約翰孫傳也是有趣味，不過又是一種的。我對於這個寂寞的人在 Grub 街

上吃的苦，非常的表同情。他雖然在身體靈魂，受着許多痛苦他依舊不時的安慰和幫助窮苦無聊的人。我看見他成功，我就歡喜；我看見他的過失，我就閉着眼不去注意牠。我很驚嘆——不是驚嘆他怎樣可以有過失——卻是驚嘆他的過失，何以不使他靈魂上受損失。我雖然很看重麥高來的聰明，他能將極平常的事，描寫得非常有趣；可是他那自負的態度，常常使我討厭。還有他那因為興趣而犧牲實情的方法，也使我不能不抱懷疑的態度。這個態度自然和我聽大不列顛的特莫色尼斯（Demosthenes 指貝克）的演說所抱敬重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劍橋女學時，我第一次和與我差不多年紀能看見能聽見的女孩子交遊。我是和幾個同學住在學堂附近一所房子裏。這所房子是 Howells 先生從前所住的。在那裏我們好像住家一般。我常和他們作各種遊戲，連捉迷藏和雪戲也有我的分；我也隨他們去作遠足旅行。我們有時也把我的功課討論，又把我們覺着有趣味的東西朗聲誦讀。有好些同學

漸漸的能和我直接交談，所以沙利文女士不必再替我繙譯。

耶穌聖誕的時候，我的母親和妹妹來到我這裏來過節。及以門先生很仁愛的叫我妹妹也在這裏讀書。所以她就在劍橋住下，六個月中間，我們差不多寸步不離的。我回想當日我們互相幫助的念書，一夥兒的遊玩，我心裏也覺着歡喜。

在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九到七月三日，我去考勒的克利夫大學的初試。我所考的科目是初級德文、高等德文、法文、臘丁文、英文、希臘和羅馬史。一共算是九點鐘。我每件都及格。在德文英文兩門，都得到『賞典』（按美國學校章程，考過八十五分或九十分以上者得賞典。）

我如今應該說明我考試的方法。每個學生共總要考取十六點——十二點算是淺的，四點是深的。每次至少要考取五點。早晨九點，考題從哈佛發出，一個特別的使者把他帶到勒的克利夫。應試的人每人有一個號數，名字是隱的。我的號數是二三三，不過我是用打字

機寫我的卷子，所以我的卷子是隱不了的。

因為打字機的聲音要打擾別人，所以我另外在一間屋子裏考。及以門先生把所有的考題，用手指字母念給我。門口有一個人守着，怕的人家來打擾。

第一天考德文，及以門先生坐在我旁邊，先把考題從頭讀一遍；然後再一句一句的慢慢讀，我就一句一句跟着覆一遍，因為怕聽錯了。題目很難，我一面在打字機上寫，一面心裏很焦急。及以門先生把我所寫的用手指替我述一遍，我告訴他什麼地方我要改的，他就替我填進去。我要告訴讀者，這樣的便利，我以後考書的時候都是沒有的。在勒的克利夫大學我完卷以後，沒有人把我所寫的讀一遍，所以我沒有機會更正我所寫錯的，除非我有多餘的時候。即使有多餘的時候，我也只能改我所記得的謬誤，在卷末註幾句罷了。若是我在初試時所得的分數比在年末大考時所得的分數多，這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在年末大考時沒有人替我覆讀我的卷子。第二，初試的時候所考的科目，我沒有進劍橋以前就有一點熟；

因爲在那一年頭上，及以門先生會把哈佛的舊題目給我考，我所考的是英文、歷史、法文、和德文，所以這些題目我已經預備過一次。

及以門先生把我的卷子交給監考；并且還寫了一張憑據，說這卷子是我——二三三號投考者——寫的。

別的科目也是這樣考的。別的都不像第一次那般難。我還記得那天臘丁考題送來的時候，Schilling 教授跑進來，對我說我的德文已考取，成績也很好。這個信息使我膽力壯些，我很心安的一路寫下去，總算把這樁苦工做完。

## 第十九章

當第二年在劍橋學堂始業的時候，我心中充滿了希望和決心；但是不到幾星期，我就

遇到意外的困難。及以門先生已經決定我今年要特別注意數理，我這年的科目是物理、代數、幾何、天文、希臘文、和臘丁文。不幸我所需用的書來不及製成凸起的課本，並且我也缺乏應用的器具。我的班又大，教員們自然不能給我特別的指導。沙利文女士只好把每本書替我讀，又替先生繙譯。十一年來這是第一回，我先生的能力好像敵不過工作的艱難。

代數和幾何一定要在課堂裏做的，物理的算題也須在課堂內算的。這事是不可能，直到我買了一種器具可以寫凸起的字，我方纔能夠把我的算法一步一步寫下來。我不能用我的眼睛看黑板上畫的幾何圖形，我要明白圖形只有一種方法，就是把各種直的曲的鐵絲排在椅墊上。至於圖上註的字母，以及題中的假定和結論，以至於圖形的構造，和證明的步驟，我都要一一記在心中。基斯（Kiehl）先生在他的報告中也是這樣說。總而言之，每種的功課，都有牠的困難的地方。有時我失望到極點，而且我把我的失望表現出來，我如今想起來也覺得慚愧。況且我失望的結果常常叫我的先生受累——他是我唯一的朋友，能夠

把曲的伸直，把崎嶇的弄平坦。

漸漸的我的困難越發減少。凸字的書和別的器具都來了，我就重振精神加工工作。代數和幾何依舊使我覺得很難，我已經說過我對於數學是沒有緣的。我總覺着先生們不能將一切難點，一一爲我解釋明白。最討人嫌的是幾何圖形，因爲雖然在椅墊上排了許多圖形，我依舊不能明白各部分的關係。直到西斯先生教我的時候，我方纔有一個清楚的算術的了解。

我剛剛開頭得勝這些困難；忽然又發生一樁事，使一切事又受一個大變更。

我的書還沒有來以前，及以門先生對沙利文女士抗爭說，我的功課太難了。我雖然極力反對，他把我鐘點減少了。起先我們說定，若是沒有法子，我只好用五年來預備進大學；不過在第一年末，沙利文女士和哈保（Harbaugh）女士（她是我們學堂的教務長）以及又一個先生看見我大考成績那般好，便覺得我再讀兩年一定可以把預科讀完沒有問題



的。及以門先生起先也贊成，後來他看見我的工作漸漸艱難，他一定說我太吃苦了，所以我應該再讀三年。我不喜歡他的計劃，因為我要我和我同班的人一同入大學。

在十一月十七日，我覺得有點不好過，我那天就不曾進學堂。沙利文女士明明知道我的病不要緊的；但是及以門先生一聽見了這事，說我用功得虧損了。他就把我的功課改組過，以至我到年末不能和同班的人一同大考。沙利文女士和及以門先生兩個人意見不合。結果我的母親叫我和我的妹妹，一同離開劍橋學堂。

過了一時，他們就決定替我請在劍橋學堂的其斯先生照舊讀書。沙利文女士和我那年冬天，就在離波斯頓二十五里一個地方叫做 Wrentham 我們的朋友 Chamberlins 家過冬。

一八九八年，自二月到七月，其斯先生每禮拜出來兩次教授我代數、幾何、希臘文和丁文沙利文女士做繙譯。

一八九八年十月，我們回到波斯頓。在八個月中間，其斯先生每星期教我五次，每次約摸一點鐘。每回他把我上回不明白的東西解釋明白，說明了下次應預備的功課；再把我一星期中在打字機上所寫希臘文做句帶回家，仔細改好，再帶來還我。

這樣我預備大學的功課，沒有間斷的繼續下去。我覺得一個人受課比在班中讀書容易得多，快活得多。我用不着趕急，也不至於紛亂。我的教師有很多的時候，可以從從容容解釋我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我進步也快，做的功課也好。依舊我在算術上，比別的上多遇着困難的問題。我願意代數和幾何有文字學和文學一半容易就好了。但其斯先生能夠連算學都弄得有興味。他能夠把難題削得小到可以穿過我狹窄的頭腦。他使我的頭腦敏捷，他把我的腦力操練得能變得很明瞭的辯論，很冷靜，依理的追尋結論，不像從前那般在空中亂摸到底還是沒有結果。不管我怎樣笨法，他總是仁慈忍耐。我告訴你們吧，有時我頭腦的笨，連約伯（參觀舊約·約伯）那般忍耐的人都要發脾氣呢！

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九、三十兩日，我去考勒的克利夫大學最後的入學試。第一天我考初步希臘文和高等希臘文。第二日考幾何、代數和高等希臘文。

大學主考的不准沙利文女士替我讀考題。所以他們特地請柏金斯盲童學校的一個教員懷寧 (Vining) 先生把考題用美國記號抄在紙板上。他和我不認識，除用紙板之外，他沒有別的方法和我交談。監考的也是一位生人，他也不想用什麼方法來和我接觸。

談這紙板的方法，在各種文字上都可以用的；到做代數、幾何，這可不行了。我覺得爲難失望，並且糟蹋了許多寶貴的光陰——尤其是在代數上。我們美洲所用的各種文字記號——英國式、美國式和紐約式——我雖然都很熟悉；但是幾何和代數上所用的記號，三種格式彼此完全不同，而我所學的只是英國式的。

考試前兩天，懷寧先生把一張從前哈佛代數考題抄在紙板上寄給我。我一看是美國式的。我急起來趕緊寫信給懷寧先生，叫他把這些記號說明。他回信又寄給我每一張考題

和一個記號的表。我連忙盡力的用心去記那些記號。考化數前一晚，我正在做幾個很難題目，我把括弧，大括弧和方根的聯合記號老弄不清。其斯先生和我兩個人都非常難過，爲着第二天而憂慮。早上我們沒有考以前，就到學堂去，請懷寧先生把美國式的記號，更仔細的說明給我們聽。

幾何所以困難，是因爲我平常時候是別人把問題拼在我手裏，或是用普通字母寫在凸起紙上的，這樣做法慣了。如今雖然問題好好的排在我面前，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只覺得記號亂極了，我前讀後忘的總不能放在心上。但是等我做代數的時候，事情越發難了。我剛剛學的新的記號，我以爲已經認得的了；但是我一時又弄不清楚。並且我寫在打字機上的字我自己又看不見，我平常只把算題寫在紙板上或是記在心裏。其斯先生看我心算算得來，往往就不去追求，也不會教我寫考卷的方法，所以我的工作非常之慢，我并且要拿題目一遍一遍的讀，方纔能知道我應當做什麼。實在說，我自己也不確實知道我把記號都讀

對了沒有。我覺得我已到了智窮才盡的時候了。

但是我是誰也不責備。勒的克利夫大學的當事的，也不知道他們把我考試弄得這樣難。他們也不能明白我的特別困難。但是他們雖然無意的把障礙物放在我的路上；我卻可以自慰，因為我已經超過這些障礙了。

## 第二十章

經過了許多困難之後，我的入學試驗總算完結。我現在隨時都可以進勒的克利夫大學了。大家以為在未進大學之前，我最好再請其斯先生教導一年。所以我進大學的夢，直到一九〇〇年秋天方纔實現。

我還記得我進勒的克利夫第一天的情景。這一天對於我有特別的意義。幾年來我所

期望的就是這一天。我胸中有一種強烈的衝動，壓倒了親友的勸阻，壓倒了我自己的感情，逼迫我去和有眼睛有耳朵的人去較量高低。我也曉得路上有不少障礙；但我只一心一意的想克服他們。我把那位聰明的羅馬人的話銘刻在心中：『給羅馬人放逐出去，不過是住在羅馬之外。』我既不能走那智識的康莊大道，我只好揀那沒有人走過的小徑來達到我的目的地——如是而已。我曉得在大學裏還有許多小路，使我能夠和其他的女子並駕齊驅。她們正如我一樣過她們的思索、戀愛、奮鬥的生活。

我很高興的開始講習我的功課。我覺得一個新世界在光明美麗中開展於我的前面。我當時好像能夠吸收世上一切的知識。在心靈的世界裏，我活動的能力，應該不讓於無論那一個人。心靈世界中的人物、背景、舉止、歡樂、悲哀，應是真實世界的具體，而且有生氣的表現者。講堂裏好像充滿了偉大與智慧的精神。我當時把教授們看做智慧的代表。假使我後來的意見變了，我也不打算告訴別人。

沒有多久，我便發覺大學堂並不如我所夢想的那樣浪漫有趣。我年輕沒有經驗時的許多幻想，漸漸的失去他們的美麗，『在白天的日光中漸趨暗淡。』我慢慢的也發現進大學竟有好些不利的地方。

我最感不滿的是時間的缺乏，我現在還是這樣想。我從前常常有空閒的時間來沈思反省。我往往晚上一個人坐着，聽自己心靈的節奏。這種微妙的音樂，只能在空閒的時候領到。心愛詩人的詩句達到靈魂中的深妙處，久不發聲的心弦便顫動起來。但是在大學裏竟沒有時候可以和自己的心靈交談。一個人到大學去好像是爲求學，不是去思維的。一進了學府的門，一個人最寶貴的樂趣——如獨居，書籍，幻想——都只好丟在門外，和啾啾細語的松樹去做伴。也許我應該知道我現在所堆積的珍室可以將來享用，何必懊惱；但是我這個人是沒有遠計的，我寧願得目前的快樂，不願爲將來作牛馬。

我第一年的功課是法文、德文、歷史、英文作文，及英國文學幾種。在法文一課裏我念了

Corneille, Molière, Racine, Alfred de Musset, Saint-Beuve 諸人的著作。在德文課裏我念了 Goethe, Schiller 二人的著作。我把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到十八世紀中間一大段歷史匆匆的讀一遍。在英國文學裏，我仔細的把 Milton 的詩和 Areopagitica 研究一番。

常常有人問我，我在大學裏怎樣能夠對付我所處的特別困難的地位。在課堂裏，我差不多等於一個人獨坐。教授是不可得而近，他好比是在電話裏說話。他的演講詞急急忙忙的在我手上拚給我聽。因為匆忙不過，演講者的人格是無暇去注意。他所說的字句，火速的拚到我的手上，好比獵狗追野兔，常常給他逃掉。但就這一點而論，我想其他的女生也不見得能比我便宜多少。一個人的心思忙於聽話，一方面又要把所聽的趕快的記在紙上，自然沒有空去考慮講詞的內容或講詞的體裁。在演講中我是不能筆記的，因為我的手正忙着聽話。通常我一回家，便把我所能記的一點記下來。至於平時種種的習題，短文，批評，一小時



的考試，半年及年終的試驗，我把他們用打字機寫下來。所以教授們要考察我的些微的知識，是沒有困難的。我研究臘丁詩律時，我自己發明一種符號代表各種節奏和音量，說明給我的教授聽。

我所用的打字機是 Hammond 牌。我試過好幾種，覺得 Hammond 牌最適合於我的特殊情形。這種打字機上可以配上活動的字模架。係同時可以預備幾付不同的字模架，有的是希臘字，有的是法文字，有的是算學符號。你願用那一種，便可以把他配在打字機上。沒有這付打字機，我想我恐怕不能在大學裏念書。

各科功課所需的書籍，難得有幾本專為商人印的，我不得不請人把書中的字句拼給我手聽。所以我預備功課所需的時間常常要比別個女子多，用手的工作需時更長。我常常碰到別人所沒有的困難。有時我對於一點瑣屑的東西要細心的研究，不免心中鬱怒。一想到我念區區幾章書，要花這許多鐘點；而別的女子却在外面嬉笑，唱歌，跳舞，更覺不能忍耐。

但我過了一會便恢復我的興致，把心中的不滿以一笑了之。一個人要求真實的知識，不得不獨自爬上困難的山。既然沒有平坦的路達到山巔，我只得用我自己的方法，盤繞而上。我滑落了好幾回，我跌過，我曾經站住不進，我會撞着看不見的阻礙。我會發脾氣，隨後又制伏了我的脾氣，邁步上去。我進了一點，我的勇氣便增加起來。我更高興，爬得更高一點，開始看見漸寬的眼界。每次的奮鬥都是一個勝利，再努力一下，我便達到明亮的雲端，碧天的深處——我的希望的絕頂。在這奮鬥之中，我並不是孤立無助。William Wade 先生和 E. E. Allen 先生（本薛文義洲盲人教育所校長）替我求到我所需要的凸板的書籍。他們的體貼關心，給我一種鼓勵，給我一種扶助，其效力之大不是他們所能意料到的。

去年（我在勒的克利夫最後的一年）我所讀的功課有以下幾門，英文作文，作為英文文學的聖經，歐美政府的研究，Horace 的樂府，臘丁喜劇。英文作文課是我所最歡喜的，這一課最是生動有趣。教員的演講總是活潑、有趣，而且充滿了談諧的意味。這不能不歸功

於教員 Charles Townsend Copeland。他把文學作品原來的氣勢，原來的新鮮的氣味，一一表現出來。這種本領，我從前所接觸過的教員，沒有一個能及他。在短短的一點鐘之內，他把從前大作家不朽的美，給你儘情的享用，絕對不添上一點不相干的解釋。在這一點鐘之內，你沉溺在他們美妙的思想之中。你的全靈魂領受『舊約』莊嚴的美，把 Joweh 和 Elohim 完全丟之腦後。出了課堂回家時，你覺得你已『窺見精神和形式永遠結合的完美，真和美在時間的枝上新長出的一個萌芽。』

這一年在我是最快樂的一年，因為我所讀的功課都是我所歡喜的，經濟，伊利沙白時代的文學，George L. Kittredge 教授教的莎士比亞，Josiah Royce 教授教的哲學史。古代的信仰，異型的思想，我們一向看做異端的、無理的，經過了哲學眼光，我們對他們便發生同情的了解。

但是大學並不是我從前所夢想的一個整個的雅典。在大學裏，我們不能當面看見聽

明偉大的人。我們連他們生命的接觸，都感覺不到。他們固然是在那裏；但他們好像已經化爲沒有生命的乾屍。我們必須把他們從學府的破牆裏挖出來，拿來慢慢的分析解剖，然後方敢斷定他們是彌爾敦或愛色亞，而不是冒牌的假貨。有許多學者似乎忘了，要鑑賞文學名著，深摯的同情比理性的了解更爲重要。他們費了許多口舌來解釋；而我們腦子裏能够保存卻沒有多少，這是最大的毛病。這種解釋從我們心上掉落，正像已熟的果子脫離枝頭一般。一朵花的梗，根和其他各部，以及花的生長，我們即使完全明白了；而我們對於一朵帶露的花，可以仍然不會鑑賞。我常常不耐煩的自己問自己道：『爲什麼把精神耗費在這無說明和假說上面呢？』這些說明和假說在我思想中飛來飛去，好像一雙盲鳥沒有效果的在空中鼓翼。我對於名著的澈底了解並不反對；但是我不能贊成這些無窮盡的按語，使人迷惑的批評。他們唯一的功用便是告訴我們，世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意見。但是像 *Kitt redge* 那樣一個大學者解釋莎士比亞的文章時候，好像『瞎子也得到了新光明。』因爲

他把詩人莎士比亞帶到我們面前。

有時候我竟渴想把我應該學的東西丟去一半。你如果費了過大的勞力得到一個珍寶，你便不能享用他的好處。我以為一個人在一天之內，想讀四五本各國文字，各種科目的書，不免要把讀書原來的目的忘掉。一個人心中存着考試的目的去讀書，慌慌忙忙的念下去，腦中所得到的不過是亂雜無章東一個西一個的印象，實在沒有什麼用處的。現在我心中的貨品真是混雜極了，要想把他們來整理一下，恐怕是無望的。我每回踏進我心靈的境界，我的地位正如『瓷器店裏的公斗。』無千無萬的智識的零屑，像冰雹一般打到我們頭上來。我想逃避，而各種的論文的精靈，學堂的鬼怪便在後追來。啊，我真希望（上天恕我存這個惡毒的希望）把我特地來謨拜的偶像一齊都打碎。

大學生活中最可怕的鬼怪要算是考試了。我跟他們交手過好幾次，把他們打倒好幾次；但他又爬起來，陰森森的又來和我爲難。經過了許多次的苦鬪之後，我跟 Bob Acres 1

樣，覺得我的勇氣漸漸的從我身上滲漏出去。每逢這種災難降臨，事前幾天之內你拚命的把神祕的公程式，不肯消化的年月，擠進你的肚子裏。這些真是不能下嚥的食物，你氣起來真想把科學，書本，以及你自己都葬在海底深處。

最後，那可怕的一天到了。如果你覺得有充分的預備，在緊要的關頭，能夠把你腦子裏的東西叫出來，對付這艱難的工作，那麼你可以算是好福氣的人。但是你召集軍隊的喇叭聲常常沒有人理。最可惡的是，你正需要記憶力，正需要微妙的分析力的時候，他們便長了兩翅飛去。你辛苦經營所搜集的一點事實，在危急的時候偏偏不肯替你出力。

『試將 Huss 和他的事業做一簡短的敘述』 Huss 誰是 Huss，他做了什麼事？這人名字似乎很熟悉。你狠命的在你的歷史的囊裏搜尋，好比在破布袋裏找一塊綢一樣。你堅信這個東西一定在你的腦子裏，而且就近在面上。那一天你翻檢宗教改革的初期時還看見他，現在到那裏去了？你把各程式的知識都搜集攏來，革命，殘殺，教會的分裂，各種改制

都翻過一遍；但是那裏有 *Huss* 呢？最奇怪的就是，你所曉得的許多東西都不在考題裏。你慌了，把袋子裏的東西一齊都倒出來。角上那位教員卻很安逸生在那裏思想，一點都沒有料到他給你的苦惱。

正在這個當兒，監學過來告訴你限定的時間已經完了。你恨不過把地下一堆垃圾踢開一邊，逕自走回家去。你心中不停的在打算如何起事革命，把教員不得考生的同意而出題的這個權利革掉。

我現在想起來，在這一章的最後幾頁中，我用了幾個譬喻，給人家看起來未免可笑。這些譬喻正在我面前大搖大擺的來往，裝出怪樣子來嘲笑我。他們指點給我看瓷器店裏那隻牛，雹石般的碎屑向他四面打來；還有那個陰森面孔的精怪在那裏——真是一羣無類可歸的怪物！讓他們笑去。我所用的字眼，我現在所處欲倒紛亂的環境。正形容得淋漓盡致。我對他們的嘲笑，只做不見。我現在鄭重的聲明，我從前對於大學的見解現在已經變了。

我未進勒的克利夫之前，我對於大學的生活抱一種浪漫的理想。現在這個浪漫的理想自然已消滅了；但是從浪漫轉到現實這一節路程上，我學到了許多經驗。如果我不親身嘗試，我決計不能得到這些知識。我所說的經驗，其中有一個是很可寶貴的，便是忍耐。我們求學，應該像在鄉下散步一樣，須要閒暇不迫；而且同時要放寬胸襟，來接受四方的印象。這樣求來的智識，好像沒有聲息的潮水，把深奧的思想，沒有形迹的衝到我們的心靈上。『知識就是能力』，不如說知識就是快樂。因為有了知識——有了廣闊淵源的知識——我們可以辨別真假，高低，曉得了人類進步各層次的行為和思想，我們就可以感覺到有史以來人類的宏大脈息。假使感到了這種脈息，而不發生一種向上的衝動，那麼這個人一定是不會領會生命的音樂了。

## 第二十一章



我已經把我過去的事實，大略記下來；但是我還沒有告訴你們，我怎樣與書籍相倚爲生。書籍不但供給我樂趣，不但給我智慧；我還從書籍裏，得到人家用眼睛、用耳朵得來的知識。書籍在我的教育裏的功用，比在別人要重要得多，所以我想從我初讀書的時候說起。

在一八八七年五月裏，我第一次念一篇整篇的故事，那時我纔七歲。從那一天起直到現在，我手指所及到的地方，一碰到印刷的東西，便不加選擇的看下去。我前面已經說過了，在早期的教育裏，我沒有認真的讀書，我也不按照計劃的看書。

起先我只有幾本凸板的書——入門的讀本，幾冊兒童故事，還有一本論地球的書，叫做『我們的世界』。我想大概只此而已罷。但是我把這幾本書念了又念，後來凸板的字竟給我摸光了，差不多辨不出是怎麼字了。有時候沙利文女士念給我聽，她把短篇的故事、小詩，就我所能了解的，揀幾篇拼在我手上；但是我喜歡自己念，因爲我歡喜把我所愛好的東西多念幾遍。

我第一次到波斯頓時，方纔開始認真的看書。他們許我每天花幾點鐘在Institution Library（圖書館）裏頭。我從這個書架跑到那個書架，我指頭觸到什麼書便拿下來看。我那時候真是肯看書，也不管十個字裏懂得兩個字，或一頁裏只認識兩個字。那些單獨的字眼，已經把我迷住了；但是我並沒有有意識的，把他們保存在心中。那時代的我，一定很容易感受印象，因有好多字眼和句子給我保存在腦子裏；而當時我對於這些字句，簡直是莫名其妙。後來我開始談話，開始寫文時，這些字句便很自然的流露出來。我的朋友們，對於我字眼的豐富很覺詫異。我這樣子莫名其妙的看書，也看了許多段的書（在那個時候，我想我從沒有把一本書整部念完，）和不少的詩。直到我發現了『小公爵』（Fauntleroy），我方纔把一部有價值的書好好的念完，而且明白書中說的是什麼東西。

有一天，我的先生看見我在圖書室角上翻閱『紅字』。那時我纔八歲。我還記得她問我歡喜不歡喜書中的珠兒。她又替我解釋了幾個難字。她於是告訴我她有一本好小說，講

到一個男孩子的事。她想我一定歡喜這本書，勝過『紅字』。這部小說的名字，便是『小公爵』（Faunteroy）。她答應夏天到時，便念給我聽；但是我們直到八月裏，方纔念這部書。我初到海邊頭幾個星期之內，充滿了新發現和新興趣，竟把書本丟諸腦後。過了一時，我的先生到波斯頓去，望幾個朋友，和我暫時分離。

她一回來之後，我們就開始念『小公爵』（Faunteroy）的故事。我現在還清清楚楚的記得，我們念這本有趣故事時，所在的地方及時間。那個時候是八月裏，很熱的一個下午。我們倆同坐在一張吊床上。吊床是吊在屋外不遠的兩棵莊嚴的松樹上。我們午餐一完，趕忙把碗碟洗好，預備留一個整個的下午來念這篇故事。我們踏著長草向吊床走去，一路上許多蚱蜢紛紛的繞着我們，有的爬到我們身上。我記得我的先生一定要把身上蚱蜢一個個的拾起來丟去，方肯坐下來；我覺得這是無謂的浪費時間。吊床上都是落下來的松針，因為當我先生不在這裏時，這個吊床沒有人用過。陽光曬在松樹上，把松樹的香味都勾引出來，

四周的空氣溫柔煦和，還夾着一點海的氣味。沙利文女士曉得我有許多東西不能懂，在未念之前，先把他們解釋給我聽。我們念的時候，她又把生字解釋給我聽。剛起頭的時候，因為我生字太多了，沙利文女士時時刻刻把故事停了來解釋。後來我明白了書中頭緒，我一心一意都給書中的情節所吸引住，沒有工夫去注意其中的生字了。沙利文女士以為很切要的說明，在我聽起來只覺得不耐煩。後來沙利文女士手指拼字拼得酸了，不能繼續下去；這是我頭一次深刻的感覺我自己的缺憾。我把那一本書拿過來，想用手指來摸書中的字，當時那樣急切的欲望，使我一生都忘不了。

後來經過我懇切的要求，安納格樂斯先生把這部小說製成凸板。我於是把牠反覆的念了又念，差不多能夠把書中內容背出來。在我孩童的時代中，『小公爵』(Faunleroy)是我的最親密溫柔的伴侶。我不避累贅，把這些瑣屑的事情寫下來，因為這一回的念書和先前那種混沌雜亂的看書，完全不同了。

從『小公爵』(Fauntleroy)那一回起，我對於書本便有真切的興趣了。以後兩年中，我在家裏看了不少的書。到波斯頓也看了好些書。我也記不得那時看的是什麼書，及其先後的次序；但是我曉得我那時所看的書中，有以下這幾本：Greek Heroes, La Fontaine's Fables, Hawthorne's Wonder Book, Bible Stories, Lamb's Tales from Shakespeare, A Child's History of England (by Dickens), The Arabian Nights, 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 The Pilgrim's Progress, Robinson Crusoe, Little Women, Heidi (這是一部很美的故事，後來我在德文裏又念一遍)我看這些書，都在功課和遊戲外所餘下的時間內，越念越高興。我並不把他們來分析來研究。我也不知道裏面文章的好壞。我也不管到著作者的本人及其體裁。他們把這些珍寶放在我面前，我便收領下來，正如我們領受陽光的溫煦和朋友的愛情一般。我歡喜『Little Women』這本小說，因為他使我覺得不盲不聾的一般，男女小孩和我也沒有多大的分別。我的生活和外

界有許多地方不能接觸，我只好到書本裏去得一點外面的消息。

我並不喜歡『Pilgrim's Progress』，我好像沒有把他念完。我也不愛看 La Fontaine 的『寓言』。我第一回念這本寓言，念的是英文譯本，並不覺得怎樣滿意。後來又把法文的原本來看一遍。雖然裏面描寫得很不錯，文章很好；我對於他的感情，並沒有進步一點。我也不知道什麼緣故。但我對於一切禽獸作人言，學人舉止的故事，都不大歡喜。我心中給那些禽獸的奇形怪狀所佔據，沒有空去留意到故事中的教訓。

而且 La Fontaine 寓言中的教訓，並不能引起我們最高尚的道德思想。在他所謂最高的道德，便是自利和理性。他的各篇寓言中有一個一貫的思想，就是：人類的道德完全起於自利的心，如果能用理性來節制自利的心，我們便得到幸福；據我看起來，自利心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但我也許是錯了，因為 La Fontaine 對於人類觀察的機會一定是比我多許多。我倒並不怎樣反對那些含譏帶諷的寓言；但是教猴子狐狸來宣傳偉大的真理，

我卻不能贊成。

我對於 *The Jungle Book* 和 *Wild Animals I Have Known* 卻很歡喜。裏面的禽獸很能引起我的同情和興趣。他們是真真的動物，並不是用來諷刺人類的。看書的人對於他們的愛情，他們的怨恨和同情，爲他們的喜劇而笑，爲他們的悲劇而哭。假使這種故事裏有什麼教訓，那教訓也一定是很隱微而不顯露在面上的。

我的心和『古代』這個觀念一接觸，便如一朵花一樣很天然的，很高興的開放起來。希臘——古代的希臘，對我好像有一種神祕的吸引力。在我的想像中，希臘的男女天神好像還在地上行動，和人類當面交談。我的胸中藏着幾個神龕，供奉着我心愛的幾位神道。希臘的一切的水仙，英雄，神人我都認識，而且都歡喜——不，不能說都歡喜，米地亞 (Medea) 和這孫 (Jason) 那樣貪暴無度，是不容寬恕的。我常常疑惑爲什麼上帝讓他們幹了許多壞事，然後責罰他們；我不懂爲什麼

「上帝默默無言，

眼看着罪惡在他的宮中爬過去。」

我談 *Iliad* 時，希臘真變做我理想中的樂園。我早已曉得脫落哀城的故事，所以我剛會了希臘的文法，便能够把希臘詩中的大意搜求出來。好的詩，不論是英文的，或希臘文的，只要你有易感的心，便無須其他的說明了。世上有不少學者，把好好的詩用他們的分析、附會、批評弄錯了。假如他們能够了解這個簡單的道理，我們真感謝不盡！我們要了解一首好詩，並無須能够把詩中每個字說得明明白白，或把他的文法的屬性以及句中的地位弄清楚。我曉得我的教授在 *Iliad* 這篇詩裏所得到的好處要比我多。但是我並不貪心，人家學問比我高，他由他高去。但是他們確有博大淵深的學問，他們也不能够把讀這首史詩時所得的樂趣測量一下。我呢，自然也不能夠。我每讀到 *Iliad* 詩中最好的幾句時，我覺得我的靈魂飄飄然飛出去，脫離塵世的狹隘拘束的環境。我把我的形體上的缺憾也忘了——我



的世界是在上面，廣闊無際的蒼天，是我的住處了！

我對於 *Aeneid* 的熱忱，不如對於 *Iliad* 的高；但我也很愛 *Aeneid*。我竭力想獨自的把他念一遍，能夠不用字典，不靠注解，便不去求助他們。我歡喜把其中最悅我意的幾節翻譯出來。Virgil (*Aeneid* 的著者) 的描寫很妙；但是他詩中的人和神，好像帶了伊里莎白時代的面具，很文雅的活動於熱情、爭鬪、憐憫、戀愛之中，不比 *Iliad* 詩中的人物，那樣放肆的舞蹈高歌。Virgil 的詩溫柔靜穆，好像月光底下的 Apollo 石像。荷馬便不同了，好比一個美麗活潑的少年，風飄着頭髮，站在日光之中。

在書籍中，飛來飛去，真是多麼便利呀！從 *Greek Heroes* 到 *Iliad*，不需一天的路程；但是這條路也不是十分好走的。本來可以飛騰的兜轉世界好幾次；但我卻不得不穿越文法、字典的荆棘，慢慢地一步一步踱過去。路上還有陷阱，叫做考試，這種考試是學校當局故意安置好，來阻撓尋求真理的人。這樣艱苦的『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因為最

後的報酬，似乎不妨忍耐一點。但我只覺得他太長，似乎是不完；然而我卻不時在轉角處，碰到意外的好景緻。

我很早就念聖經。那時候我念雖是念，要懂他卻差得遠。現在想起當時我竟不能理會聖經中美妙的節奏，真是不可解。我記得在一個下雨的禮拜天早晨，無事可做，我就求我的「克純」（從表兄弟姊妹都是「克純」）把聖經中的故事念一段給我聽。她雖然不信我能了解，她卻肯把約瑟和他的弟兄的故事用手指拚給我聽。不知怎樣，我對於這故事不能發生興趣。那很特別的體裁和那重覆的敘述，使人覺得這故事荒唐飄渺，發生於荒遠的 Canaan 地方，和我們的生活沒有關係。我聽厭了，竟睡着了。還沒有聽到約瑟的兄弟們穿了五色的衣服回到雅各的蓬帳裏，撒一個大謊，那一段。我至今不懂為什麼在那時代希臘故事能夠吸引我，而對聖經裏故事我卻不感到興趣。也許因為在波斯頓地方，我曾經結交了幾個希臘人，他們對於本國故事的熱忱把我鼓舞起來。至於猶太人和埃及人我沒有認

識一個，也許因此竟把他們當做野蠻的民族，以爲他們的故事都是後人杜撰出來的。這種猜度，在那時，我以爲已經可以解釋聖經中古怪的名字和重覆的敘述了。奇怪得很，我從來不以希臘人的姓氏爲「古怪」。

我後來從聖經中所得到的好處，是什麼樣呢？好幾年來我念聖經，越念越興奮，越高興。我愛聖經，勝過其他的書；然而聖經中有許多地方，爲我的天性所不能堪的。我真不願把聖經從頭念到底，但我有時卻不能不如此。我以爲我從聖經裏所得到的歷史，和聖經來源的知識，還不能抵銷裏面我所知道的各種可憎的事實。我和 Howells 同意，希望把過去的文學的醜惡的部分都除去；但我也不能不歡喜人家把這些大文學來改頭換面，或弄得奄奄無生氣。

聖經裏 Esther 那一章的敘述，單純直接，留下一種可怕的深刻的印象。Esther 站在她可惡的丈夫面前那一節，真是生動極了。她知道她的生命是在她的丈夫手裏，她知道

在她丈夫的盛怒之下，沒有人能够保護她；然而她勉力抑制她的恐慌，走到她丈夫的面前，抱着最高尚的愛國心，胸中只有一個念頭：『如果我死，那就算了；如果我能夠免於死，那麼我的民族都得不死了。』

Ruth 那一章，東方色彩何等濃厚！但這些質樸的鄉人的生活，和波斯京城的生活又何等不同；Ruth 又忠心又溫柔，我們看見她和一羣收割者站在波動的穀田裏，誰能够不歡喜她？她的美麗無私的精神在那暴虐黑暗的時代中，好比一顆光明的星。像 Ruth 那種的愛情——超越宗教信條和種族成見的愛情——在全世界上是不容易找到的。

聖經給我一種深沉的安慰：『看得見的東西是暫時的，看不見的方是永久不滅的。』我自從歡喜看書以來，我就歡喜莎士比亞。我也記不得我什麼時候開始念 Lamb 的『莎士比亞本事；』但是我曉得我那時候，是抱着兒童的見解和兒童的好奇心，來念這些故事。Macbeth 所給我的印象似乎最深。我只念了一遍，裏面的一針一縷都永遠印在我

的記憶上。過了好些時候，在夢裏這些鬼佬巫佬還在追逐我。我能看見，明明白白的看見，那把劍和 Macbeth 夫人纖白的小手。那可怕的血跡，好像就在目前，就是那憂懼的 Macbeth 夫人所看見的，也不過是這樣。

我讀過了 Macbeth 後，便讀 King Lear。我讀到 Gloucester 的眼睛被挖去的一節，真是不寒而慄，這個情景使我畢生不會忘記。我怒極了，手指不能動彈，坐在那裏僵了好一刻工夫。我的頭岑岑然，血管很沉重的一下一下在跳動。我幼稚的心裏所能有的憤恨都併發出來。

Shylock 跟撒旦在我心裏總是聯在一起，大概我當初在同一時期內認識了他們。我記得我那時很可憐他們。我心中有一種淡漠的感想，覺得即使他們要努力爲善也做不到，因爲沒有人肯幫助他們，沒有人肯給他們自新的機會。就是現在我中心還不能夠深惡痛絕他們。我常常覺得這班 Shylock，撒旦，猶大們，不過是完美的車輪中幾根斷輻，將來總

得修補好的。

我跟莎士比亞初次會面，便留下這麼許多不快意的痕迹，真是怪得很。至於那般光明、溫和、輕盈的戲劇（現在我最愛這一類），當初反而沒有什麼影響。也許這些輕盈的戲劇，正是兒童時代歡樂光明的反照，所以對於兒童沒有反應。『世上捉摸不定的東西無過於兒童的記憶了。兒童記憶中，那一種東西能夠保持，那一種隨時丟去，真是不能預料。』

從那時到現在，我把莎氏的戲劇念了好幾遍，有幾節還能背出來；但我不能說我最歡喜那一篇。我的嗜好跟我的心境而變。莎氏的小歌，對於我也有美妙新鮮的意義，正不下於他的戲劇。我雖然愛莎士比亞，叫我用批評家所加於莎氏的解釋來讀莎士比亞，卻是非凡乾燥無味。我從前常常努力把他們的註解記住；但我總是厭倦失望而止。後來我便打定主意，決計不再嘗試了。這個決心到現在讀 Kitteridge 教授所教的莎氏功課，再不能守下去了。我知道世上有許多東西，莎氏裏也有許多東西，為我所不懂的。我很高興看見人家把一

層一層的帷幕慢慢揭開，把思想和美的新境界顯露出來。

除詩歌外，我最愛歷史了。我碰到歷史書便拿來念，也不管他是乾燥事實與年月的目錄，或是格林所著的公平而且生動的『英國民族史』；也不管他是 Freeman 的『歐洲史』，或 Emerson 的『中世紀』。我在十三歲生日時，收到 Swinton 的『世界史』。這本書使我初次明白歷史的真價值。這本書現在雖認為不甚可靠，但我仍舊把他收藏起來，作為我的寶貝之一。從這部歷史裏，我知道各種民族怎樣在地面上分佈開來，在各地建設城市。幾個偉大的統領者怎樣蔑視一切，怎樣一開口便奪去了幾百萬人的幸福。各國人民如何在藝術和科學界中打頭陣，把荒地開墾好，為將來的樹木留地位。世界的文明怎樣經過一個腐朽的時期，然後像鳳凰般從新蘇生於北地民族之中。世上偉大聰明的人如何提倡自由、寬容、教育，來拯救全世界。

我在大學裏也念了一點德國跟法國的文學。德國人重視『力』過於『美』，重視『真

實』過於『習俗』。在平常生活裏如此，在文學裏也是如此。德國人無論做什麼事，總帶一點斬釘截鐵的猛氣。德國人的語言文字，不是用來聳動別人。他胸中有火一般的思想，如果不給他一條出路，要爆發開的。

德國文學裏還有一種沉默的氣味，我也很歡喜。然而我以為德國文學裏最可自矜的一點是：能夠認識女子犧牲自己的愛情來拯救別人的偉力。這個思想在德國文學裏到處都可以看見。哥德在 *Faust* 裏，把這個意思用神秘的詩句表現出來：

All things transitory

But as symbols are sent:

Earth's insufficiency

Here grows to Event

The Indescribable



Here it is done.

The Woman-Soul leadeth us

Upward and on!

〔一切暫時的东西，不過是一種象徵。世界的缺憾，到這裏變為圓滿。不可言狀的，在這裏居然成功了。女性的靈魂帶我們望前走。〕

在我所讀過法國文學家中，我最歡喜 Moliere 跟 Racine。Balzac 跟 Mérimée 的著作裏，也有很好的東西，新鮮強烈，像海面上吹來的風。Alfred de Musset 簡直不成話！我很崇拜 Victor Hugo —— 他的天才，他的卓越不凡，他的浪漫主義，我都傾佩；但對於他却沒有強烈的愛好。然而 Hugo、哥德、Schiller 和各國其他大詩人，都是宇宙間永久事物的表現者，我的靈魂很恭敬的跟着他們到真、善、美合一的境界。

我這一段關於書籍伴侶的敘述，恐怕寫得太長了。然而我所提及的，只不過我最心愛

的幾個文學家。人家看見我只說起寥寥幾個名字，很容易誤會，以為我在書籍中的交游是  
 很不廣了。我愛各文學家，因為他們各有各的好處—— Carlyle 的質樸及虛偽的排斥；  
 Wordsworth 的人類與自然合一的教訓。我愛 Hood 的奇特和意外的妙句。我愛  
 Herrick 的異樣的風味，和他詩中的百合與玫瑰的香味。我愛 Whittier 的熱誠和正直。  
 我認得他，我們的友誼使我格外歡喜念他的詩。我愛 Mark Twain——誰能夠不愛他？就  
 是神仙們也愛他。他們給他各種的智慧；又怕他變做厭世者，再給他一道愛情和信仰的彩  
 虹。我歡喜 Scott 的新鮮，勇氣和爽直。我愛一切像 Lowell 那樣的文章——他們的心池  
 在樂觀的陽光中起泡，成為快樂和善意的泉源；有時夾着一點怒氣，還加上一絲同情和慈  
 悲心。

總而言之，文學是我的理想國。在這國裏我的地位跟別人相等，沒有什麼感官的缺憾，  
 妨礙我享受書籍伴侶的美妙的談話。他們和我交談，絕沒有什麼困難或不自然的地方。我

所學的，人家所教給我的一切東西，和他們的『廣博的愛，高尚的布施』比較起來，真是微不足道了。

## 第二十二章

讀者諸君看過了前面論書籍的那一章，不要以為我除了看書外，沒有別的娛樂。我的娛樂很多，而且花樣也不同。

我在前面幾章中，曾經幾次提及我對於鄉村和戶外運動的嗜好。我年紀很小時，就會划船，游泳。我在 Wrentham, Massachusetts 那一個夏天，我差不多整天在小船上度日。有朋友來看我時，我最歡喜帶他們同去划船。我自然不大會操縱船的方向，船尾上常常有一個人坐着替我把舵。有時候我竟獨自划，不叫人家管舵。借岸上水草、百合、灌木的香味來

駕駛我的船，真是極有趣的事。我所用的槳，是用皮帶束在環上，使他不至脫落。我從水的抵抗力，可以知道兩邊的槳是不是平衡，船是不是逆流而進。我歡喜跟風力、水力相頡抗。坐在堅固的小船上，使他聽命於你的意志，你的筋力，輕輕的在閃爍、傾斜的浪上滑過去；同時感覺到洶湧的波浪不停的在打擊——世上有什麼事比他再快意麼？

我也歡喜駕駛小艇，在月夜更妙。你們聽見了不免微哂。我當然看不見月亮從松林後出來，輕輕的度過天空，留下一道光明的路線給我們仰望；但是我知道月亮是在那兒。我睡倒在墊子上面，我的手插在水中，我好像能夠感覺月亮衣裳的閃光。我們從蔭蔽的小港、小灣裏出來時，我便驟然感到空間的寬闊，一種光明的暖氣把我包圍住。我也不曉得這是樹裏發出來的太陽的熱氣，還是從水中來的。在城市中心，我也常常碰到這種奇異的感覺，大概總是在風雨的日子及晚上。這種感覺好像溫暖的嘴唇親着我的臉。

我也歡喜坐帆船。在一九〇一年夏天，我到 Nova Scotia 去，這是我頭一次和海洋的

接觸。在 *Evangeline* 的故鄉 (*Lonfellow's* 的詩，把這個地方添上一層神祕的意味。) 住了幾天後，我便和沙利文女士到 *Halifax* 去。那個夏天，我們大半的時間是在 *Halifax*。那個海港是我們的樂園。我們坐着帆船到 *Bedford Basin*，到 *McNabb's Island*，到 *York Redoubt*，到 *Northwest Arm* 去逛，真是有趣極了！晚上我們在那般龐大靜默的戰艦的陰影中，度了許多安逸、美妙的時間。這種生活何等有趣，何等美妙！在我的記憶上，這個情景終生不會忘掉。

有一天，我們遇到了一個驚心動魄的經驗。在 *North west Arm* 地方有一競渡會，各戰船上的小艇都來參與。我們搭了帆船跟其他的帆船同去參觀。我們前後左右有幾百隻的小帆船在水面搖擺。那時海面很平靜。比賽完了之後，我們回家去時，我們團體中有一個人，看見一朵黑雲從海裏飄進來。黑雲越長越大越厚，後來竟把天空完全遮沒。於是風起了，浪頭跟看不見的阻礙在掙扎。我們的小船毫無懼心的跟風浪抵抗。所有的帆都張着，繩子

拉得緊緊，船身好像坐在風上。我們的船在浪裏旋轉，一會兒給一大浪頭推上去，一會兒又跌下來，水花四濺，好像在怒呢。主帆放下來了。我們轉移帆向，跟風濤搏鬥。那時風勢真猛，把我們的船趕來趕去，不能自主。我們的心砰砰然跳，我們的手在顫動——不是爲恐懼，是爲激刺太烈。我們胸中有 Vikings（古代北歐海盜）的勇氣，我們知道我們的舟子能夠對付這個危難。他曾經經過許多風波，他的穩定的手，熟於水性的眼睛，使他安然出險。港裏的大船和兵艦，在我們旁邊經過，對我們致敬。水手們大聲歡呼，稱讚我們的船主，駕着風浪中的唯一的小帆船。後來我們到碼頭時，我們已經飢寒交併，疲倦不堪。

去年夏天，我住在一個鄉村的幽靜的一隅。這個鄉村是 New England 最可愛的諸村之一 Wrentham, Massachusetts。這個地方和我關係極深，我所有的快樂和悲傷，差不多都跟他相連。紅莊（Red Farm）在菲力迫王之池（King Philip's Pond）的附近，許多年來是 J. E. Chamberlain 的家，也是我的家。我想起這般好朋友的仁惠，想起跟他們

相處的快活日子，心中還充滿了感謝。那時我最歡喜和那般小孩結伴。他們在林中的亂跑，水中的嬉戲，我都參加。小孩們喋喋多言，說個不休。我告訴他們鬼怪、英雄、以及機巧的熊的故事，他們真是高興。這些情景追想還有餘味。Chamberlain 先生把樹木野花的秘密啓視給我。看過了一時，我能够用精神的同情，來聽橡樹中樹液的流動，看見樹葉上陽光的閃爍。

Even as the roots, shut in the darksome earth,

Share in the tree-top's joyance, and conceive

Of sunshine and wide air and winged things,

By sympathy of nature, so do I

(樹根埋在烏黑的泥土中，能够領略樹頂的歡悅，想像上面的太陽、天空、飛鳥。這是由於自然的同情，所以我……)

也能夠理會看不見的東西。

我以為每個人都有一種特殊的感覺，能夠接受自古以來人類所經驗的感情和印象。每人的下意識中，都有青青的田地，啾啾的流水的回憶。雖然失去了視官和聽官，也不能磨滅。這種先代遺留下來的本能，好像一種第六覺——一種合視覺、聽覺、觸覺而為一的靈覺。

我在 Wrentham 有許多樹木的朋友。我最得意的，是一棵很好看的橡樹。我有朋友來，總帶他們去拜望這棵樹。這棵樹長於臨着菲力迫王之池的一個崖上。對於樹木有研究的人說，這棵樹總有八百年或一千年的壽命。有一個傳說，菲力迫王（一個勇敢的印第安土酋）在這個樹下，一瞑而不復視。

我還有一個樹的朋友，比那棵大橡樹要驕然可親多了——就是那棵長在紅莊門口空地上的菩提樹 (Linden)。有一天下午在大風雨中，我覺得房子牆上驟然砰然一震。不等人家告訴我，我就曉得是那棵菩提樹倒了。我們出門去看那位飽嘗風雨飄搖的英雄，他曾



經努力奮鬥過；現在很悲壯的倒下來了。我看他那樣臥在地下，心痛如割。

但是我不要離題太遠，我要告訴你們的是去年夏天的生活。考試一完，我便和沙利文女士同到這塊青翠的幽僻的所在。我們在那裏有一所村舍，就靠在 *Wrentham* 的一個湖邊（本地最有名的三個湖中之一）。在此地，晴朗的長晝都任我自由處置，工作、大學及城市喧囂的生活，都棄之腦後。在這裏，我們還不時聽到世界上傳來的餘音——戰爭、聯盟、社會衝突等等。我們聽見遼遠的太平洋的無謂的、殘酷的戰事，資本和勞工間的爭鬥。我們知道在我們這樂園之外，人類是用血汗來製造歷史，享不到一點清福。但我們不大把這些事放在心中。這些事情過了一時，便會消滅。這裏有的是湖水、樹木、雛菊點綴着的寬闊的田地，帶着芬香氣息的草原——他們方纔是永久不滅者。

有許多人以為除了耳朵、眼睛外，人類沒有別條路能夠得到外界的印象。他們很詫異我怎麼能夠覺得在城市街上和在鄉村路上的不同？鄉村沒有砌好的路，此外便沒有什麼

異點了。他們不知道我的全身都能感覺週圍的環境。城市中的轟轟隆隆給我的神經，以莫大的打擊。路上看不見的羣衆的不斷的步履聲，我也感覺得到。各種不和諧的喧囂使我心神不安。載重車在硬路上磨輾的聲音，機器的單調的鏗鏘聲，在平常人有路上的景緻來分開你們的注意，還不覺得怎樣；在我却是難受極了。

在鄉下我們所看見的是自然的藝術。我們看不見擁擠的城市中的苛虐的生活競爭，我們心中不覺得難過。我曾經到貧民所住的狹道，污穢的街道上去看過幾次。我心中憤怒極了。想不到上等社會人竟能夠安心足意住在華麗的房子裏，長得漂亮康健；而讓別人去住在幽暗可怕的屋裏，變爲醜劣、枯萎、畏縮的人類。這些污濁巷中擠滿了許多衣服不完、半吃半餓的小孩。你伸出手去摸他們，他們趕緊縮開，好像怕你打他們一樣。這般可憐的小孩們，常常在我心中縈繞，給我以不斷的苦痛。還有那般男子婦人好像被壓束的樹木，枝幹彎曲，失其本性。我曾摸過他們硬而粗糙的手，知道他們的一生是一個不斷的掙扎，不斷的失

敗。他們的勞力跟他們的機會相差太遠了。我們常說日光與空氣是上帝賜給人的恩物，不須花錢來買。這句話靠得住嗎？在那般灰色的街巷中，陽光是照不到的，空氣是污濁的。世上的人呀！你們剝削而遺棄他們的弟兄。你們每餐禱告：『上帝天天給我們麵包；』不知道世上有多少人沒有麵包吃！噯！人類爲什麼不離開城市，離開城市的燦爛、煩囂、金錢，而回到鄉下的田畝、農林，單純質樸的生活？這樣子，我們的孩童方能夠完滿的發育，像那般莊嚴的樹木一樣，他們的思想將像道旁野花那樣芬香純潔。我在城裏做了一年的工，然後來到鄉下，所以不能不常常想到這類事情。現在我的脚又踏到柔軟而有彈性的土地。我又能夠順着綠草的路，到長滿鳳尾草的溪澗邊去玩耍，把我的手指浸在潺潺的流水中。我又能夠翻過石牆跑到綠野中——那挾着狂喜而低昂起伏的綠野。我真高興極了！

除了散步外，我也歡喜坐在雙人腳踏車上去兜一圈。迎面吹來的風，座下的鐵騎的波動，也是極快意的事。這樣的乘風馳，逐使我發生一種輕飄有力的感覺。這種運動使我的脈

搏跳舞，我的心高歌。

不論是走路、乘船、坐車、騎馬，如果做得到的話，我總帶着我的狗做伴。我有好幾隻狗朋友——龐大的獒，目光柔和的 spaniels，樹林中能手的 setters，忠實、醜陋的 bull terriers。現在我最寵愛的一隻狗是 bull terrier。他的家世很長，他有一條灣曲的尾巴，一副狗國中最可笑的面孔。我的狗朋友好像知道我的缺憾。我一個人沒有伴的時候，他們總貼近在我身邊。我很愛他們那種親暱的表示，動人憐愛的搖尾。

逢到下雨不能出去的日子，我像別的女孩一樣，想出種種法子來消遣。我愛結東西。我愛自由任意的看書，這裏看一行，那裏看一行。有時我跟朋友下一盤象棋或 checkers 棋。我下棋有一種特製的棋盤。棋盤的空格陷下去，棋子可以很穩定的插在裏頭。黑子是扁平的，白子項上是圓的。每個 checker 棋子都有一個孔，可以放進一隻銅球，所以分別國王跟其餘的兵丁。至於象棋子則白子大於黑子，我只要把手在棋盤上輕輕摸一過，便知道對

手的棋步。每走一步，棋子從這個孔中移到別個孔中，不免震動一下，我因此可以知道什麼時候該輪到我了。

如果我只一人在屋裏，覺得無聊，我便玩 Solitaire（跟中國的「過五關」相近。）我很歡喜這個遊戲。我所用的紙牌右上角處做了 braille 的記號（一種點制盲人文字，）標明紙牌的種類及數目。

如果有小孩子在身邊，那是再好沒有了，我可以跟他們嬉戲。我覺得就是極小的小孩，也是很好的伴侶。我很高興，小孩們大概都歡喜我，他們領着我各處走，告訴我他們以為有趣的東西。他們自然不能夠用手指拼給我聽，我想法從他們的口唇動作來猜他們的意思。假使我仍舊不明白，他們便用手勢做給我。看。有時我誤解他們的意思，做錯了一件事，他們便縱聲大笑；而我們的啞劇還得從新來過。我常常說故事給他們聽，教他們新鮮的遊戲。這樣子時間便很快過去了，我們大家都快樂滿足。

我從博物院、美術品店裏，也得到不少樂趣和靈感。許多人一定很詫異，沒有眼睛的幫助，我的手怎麼能夠從僵冷的大理石上摸出動作、感情、及美麗來。但是我的手指從美術品上，確實得到很真切的樂趣。我的指尖循着線痕起伏，能夠探出美術家要想描摹的思想和感情。我從神道、英雄像的臉上，能夠感到怨恨、勇敢、戀愛的表情。我一向能夠摸活人的臉而知道他們的感情。從 Diana（司獵女神）的姿勢上，我能感覺到森林中的自由及秀美；我能感到那個能馴服獅子，抑制最強烈欲望的精神。Venus（愛神）身體的安逸和優美，使我心神怡悅。Barre 的銅像，把叢莽中的秘密都洩露出來。

我的書房的牆上，掛一塊荷馬像牌（medallion），掛得不高，我可以隨時拿下來，用敬愛的心來摸他那副英俊、悲哀的臉。那個莊嚴的額上的皺紋，我沒有一痕不熟悉；這些都是一生辛苦奮鬥的痕跡。那雙無光的眼睛，渴想他所最愛的希臘的光明與青天；但是始終得不到。那副優美的口輔，堅決、忠實而溫柔；這真是詩人的臉，飽經憂患的臉。他的缺憾我最能

了解。那漫漫無盡的長夜——

O dark, dark, dark, amid the blaze of noon,

Irrecoverably dark, total eclipse

Without all hope of day!

(在正午的烈日之下，我只感到黑暗，黑暗，黑暗。絕對的黑暗，無可救藥的黑暗，永遠沒有光明的希望！)

在我的想像中，我好像能夠聽見荷馬的歌聲。他暗中摸索，蹣跚而行，從這個營帳到那個營帳，跑來跑去，唱歌給人家聽。他唱的是人生、戀愛、戰爭，及一個英雄民族的事業，他的歌辭壯麗美妙極了。這個盲詩人因此得到一永久的皇冠，世世代代的欽仰。

我常常想，人的手也許比眼睛更會感覺雕刻的優美。那般合於節奏的線痕，我以為視覺的領略，終不如觸覺來得微妙。無論如何，我曉得我能夠從神道的石像上，感到古希臘人

的情感。

我還有一種娛樂，就是看戲；不過這是難得碰到的。我歡喜人家把戲臺上的表演說給我聽。這好像比看書要生動多了，你好像自己置身於這故事之中。我曾經見過幾位著名的戲子。他們迷人的力量真不小，他們能夠使你忘了空間時間，恍惚置身於過去的浪漫時代中。Ellen Terry 小姐，有一次許我摸她的面孔及她的衣服。她那時扮做我們理想中的皇后，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莊嚴。Sir Henry Irving 佩着國王的符號，站在她身邊。他一舉一動中都顯出偉大的智慧，他的容貌無一處不露出一種駕御人物的王者氣象。在這喬裝的國王的臉上，我覺得有一種遼遠的、不可捉摸的悲傷。

我也認得 Jefferson 先生，我很榮幸有這樣一個朋友。每逢他上臺時，如果在本城裏，我總得去看。我頭一次看他的戲是在紐約，那時我還在紐約學堂裏念書。那次他演 Rip Van Winkle。我雖然曾經念過這篇故事；但 Rip 那遲鈍的、古怪的、和易的神氣，看了這



次戲後方能十分領略。Jefferson 先生表演得淒楚動人，使我心神怡悅。我的手指上還保存着老 Rip 的印象，一生不會忘掉。閉幕之後，沙利文女士帶我到後場去看 Jefferson 先生。我用手去摸他的奇特的服裝，他的飄飄然的頭髮跟鬍子。他許我撫他的臉，因此我能夠擬想 Rip 從二十年深睡中醒轉來時的狀況。Jefferson 又表演給我看那可憐的老 Rip 怎樣顫顫巍巍的站起來。

他在 The Rivals 一劇中的表演，我也看過。有一次我在波斯敦去看他時，他把 The Rivals 戲中最出色的幾節表演給我看。客廳就當做戲臺。他和他的兒子坐在那張大桌子邊。Bob Acres 便動筆寫他的挑戰書。我的手跟着他的一舉一動一刻不放過。我能覺得他的滑稽的姿勢，可笑的錯誤。假使把這故事拼給我聽，一定沒有這麼真切。過一會他們倆便打起來。兩把劍此往彼來，敏捷非凡。後來可憐的 Bob 漸漸招架不住，心中着慌。於是那位偉大的戲子，把外衣一拉，嘴唇一扭。一霎那間，我好像在 Falling Water 村中，好像覺得

Schneider's 蓬鬆的頭靠在我的膝上。Jefferson 先生把 Rip Van Winkle 中最妙的對話背給我聽，在這裏笑和淚混在一起，不可分解。他教我把戲中應有的表情和動作指點出來。我對於戲劇的性質，是莫明其妙的，只好亂猜亂說；但他照我的話表演得精妙非常。Rip 的嗟嘆自語道：「一個人一離開家鄉，便這麼容易給人家忘了嗎？」Rip 久睡之後，找不到狗和槍時的驚惶失措，Rip 和 Derrick 簽約時可笑的猶豫不決；這好像都是從生活中直接提出來的片段，這纔是我們理想中的人生。

我還記得我頭一次看戲的情景。那時我纔十二歲。童伶 Elsie Leslie 在波斯頓表演，沙利文女士帶我去看她的『王子跟窮人』。那齣戲中的相間的哀樂，那位美妙的童伶，我畢生不會忘記。幕閉之後，我到後臺去會見那位麗服的童伶。Elsie 站在那兒，金黃的頭髮，飄散於她的肩上，滿面笑容。她雖然剛纔對大衆表演過，毫無疲乏或羞澀的樣子。我新近才學說話，我先已把她的名字念得很熟，庶不至於說錯。我說了幾句她都懂，伸出手來和我招

呼。你想我那時是何等的快樂！

所以你看我的生活，雖然有這麼許多的缺憾；我仍舊能夠和美的世界相接觸。無論什麼東西都有他的妙處，就是黑暗與寂默也是這樣。因此不論我的環境如何，我總能夠知足。

人生的大門緊緊的關着，我獨自坐在門口等候，有時不免枯寂不堪，好像包圍在冷霧中間。門內有的是光明、音樂、親密的友誼；但我是不能進去的。運命——沉默不仁的運命擋住門口。我很想質問他的諭旨，我的心還是熱烈不肯安分；但已經到了喉嚨口的無益的怨恨的話，又嚥下去，好像收回去的眼淚，只好藏在心頭細細的尋味。我的靈魂給枯寂完全包圍住。忽然來了一線希望，帶着笑容輕輕的在我耳邊說：『只要能夠自忘，便得快樂。』所以我努力把人家眼中的光明作為我的太陽，人家耳中的音樂作為我的節奏，人家面上的笑容作為我的快樂。

## 第二十三章

我一生受了許多人的恩惠，我真想能够把他們的名字都放在這篇文章裏。其中有幾個已經留名於文學裏，爲衆人所仰慕。其餘的大多數，讀者大概沒有機會認識。他們雖然不著名；他們的影響却是不朽的，寄存於他們所陶冶的許多高尚的人格中。我們一生中最可紀念的，是新結識的好友。他們的氣味好像一首絕妙的詩。他們的握手充滿了不言而喻的同情。他們圓滿的，芬香的性情，使燥急的人得到一種超然的安息；一切的憂慮跟煩惱，好像惡夢般都雲散煙消。正如我們醒轉來時用新鮮的目光，新鮮的聽覺，來領略真實世界的美麗跟和諧。日常極無關係的事物，驟然間顯出燦爛的前途，好像一朵新開的花。總而言之，有了這樣的朋友，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對於一切都可以放心。我們從前也許不認得他們，以後

也許不會再碰到他們；但他們心平氣和的人格，對於我們的煩惱，好像一劑清涼散。我們同他們接觸得到安慰，正如海洋的鹽滷時時受新鮮泉流的浸灌。

常常有人問我道：『人家跟你談話，你不覺得厭煩嗎？』我實在不大懂這句話的意義。我想好管閒事的蠢人——新聞記者特甚——一定是惹厭的。還有一種人自視甚高，專好降格來跟你談話，我也不歡喜。他們好像故意縮短步伐來跟你同走，這種做作，使人難堪。

各人的握手，在我看起來，很可以表示各人的性情。有的手傲慢非常。我曾逢到枯寂寡歡的人，跟他們僵冷的手指接觸，好像跟西北風拉手。有一般人心裏充滿了陽光，他們的握手使人高興。就是兒童小手的牽攀，也能引起我的無窮好感，正如你們的對於含情的顧盼一樣。誠懇的握手，親密的信，都給我以真實的快樂。

我有許多遠方的朋友，我從來沒有會見過。人數既多，我常常不能一一回覆他們的來信。但讓我在這裏聲明一下：我雖然不會充分的報答他們；我對於他們的好意，是很感激的。

我榮幸得很能够和許多非常的人物會面交談。只有 Brooks 主教的朋友，方纔知道跟他相處的樂趣。我年紀很小時，就歡喜坐在他的膝上，一手抓住他的大手。他用美妙的辭句討論上帝與心靈世界，沙利文女士把他的話拼在我的另一手上。我用兒童的驚奇與歡悅來聽他的話。我的理解力自然够不上他的程度；但是我從他那裏得到生活的興趣。每回離開他時，我總帶走一個美妙的見解。我漸漸長大，這見解也漸漸長得更深更美。有一次我表示不懂，爲什麼世上有這麼許多的宗教？他說：『海倫！世上有一個無所不包的宗教，就是愛的宗教。以你全副的感情，全副的靈魂，愛你的天父。盡你的力量，愛上帝的每個兒女。牢牢的記住，善的前途比惡的前途要遠大得多。這樣子，你便領到了天國的鑰匙。』他的一生便是這個生理的實例。在他的高尙的靈魂中，愛跟淵博的知識和信仰調和在一起，變爲一種神智。他看見：

God in all that liberates and lifts,

In all that humbles, sweetens and consoles.

(一切解放者，提高者，一切謙虛、溫柔、安慰中間，都有上帝的存在。)

Brooks 主教並不會把什麼特別的信條來教我。他把兩個意思銘刻在我心中——上帝是我們的父親，人類是我們的弟兄。他使我知道各種各式的宗教，都以這個真理為基礎。上帝就是愛，上帝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是他的兒女。所以黑雲蔽天，總有破裂的時候。真理雖然暫時受屈；罪惡不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很快樂，沒有空閒去思索將來的事情；但我總忘不了我有幾個好朋友，在美麗的天國中的某處等着我。雖然他們已經過了許多年；我總覺得他們長在我的身邊。如果他們忽然抓住我的手，跟我說幾句親密的話（像他們未逝世前那樣），我也不以為怪。

Brooks 主教去世後，我曾經把耶教的聖經全部念過。我也看過幾本以哲學眼光論

宗教的書，如 Swendenborg 的『天堂和地獄』，Drummond 的『人類的上進』等；但我總覺得無論那一種宗派，那一種信條，都不及 Brooks 主教的愛的信條，爲能滿足我們靈魂的需要。我認得 Henry Drummond 先生，他的握手有力而親熱，使人感激。他富於同情，態度和藹，知識又廣博，跟他在一處，總不會覺得沉悶。

我還記得我頭一次和 Oliver Wendell Holmes 會面時的情景。他約沙利文女士帶我在一禮拜天的下午同去看他。那時候是初春天氣，我剛剛學會說話。我們走進他的圖書室。他坐在牆爐邊一張大的靠手椅子上，爐中火光熊熊，還夾雜着爆裂的聲音。他坐在那裏沉思——據他說是追想往日的事情。

我說：『而且聽 Charles 河的喁喁細語。』

他答道：『不錯！Charles 使我聯想到許多親密的回憶。』房中有紙頭跟皮革的氣味，我知道這裏一定有不少的書。我盲目的伸手亂摸，拿到一本 Tennyson 的詩集。沙利文女



士一告訴我這是什麼書，我便背誦：

Break, break, break

On thy cold gray stones, O sea !

〔這是 Tennyson 的詩句，爲懷舊而作。〕

還沒有念完，我驟然停止，不能繼續下去，我覺得我的手給眼淚沾溼。我竟把那可愛的詩人弄哭了，我覺得極其不安。他叫我坐在他的椅子上，他拿許多有趣的東西給我。他又叫我念 “The Chambered Nautilus” [Holmes 自己做的一首詩。] 那時代我最歡喜念這首詩。那次以後我常常看見 Holmes，漸漸的覺得不但他的詩好，他的人也極可愛。

在會見 Holmes 後沒有多久，有一個夏天，我跟沙利文女士同到 Merrimac 河邊 Whittier 的幽靜的家裏去看他。Whittier 溫文儒雅，談吐不凡，一見之下，便使人傾倒。他有一本詩集用凸板印行，我從這本書裏得讀『In School Days』一詩。他稱讚我字音

清楚，他說我的話很容易懂。我把關於這首詩的疑問，一一舉以問他。一面用手指放在他的唇上，來聽他的回答。他說他自己便是詩中的男孩子，女孩的眞名是 Sally。還有其他的話，我記不得了。我又背誦 *Inus Deo*，念到末了幾行時，他把一個奴隸的像塞在我的手裏。像作屈俯的姿勢，身體上的練條已經散開了。好像天使把彼得帶出監獄時，他身上的檣梏已解脫去一樣。後來他跑到書房裏去，爲我的先生寫幾個親筆的字，表示他的欽仰（『你解放了你的可愛的學生的心靈的束縛。我對於你這種工作，表示無限的敬佩。你的朋友 John G. Whittier』）一面對我說：『她是你的精神上的解放者。』於是他送我們到大門口，在我的額上很溫柔地親一下。我答應在次年的夏天再去看他；但這個話還沒有踐之前，他已經去世了。

Dr. Edward Everett Hale 是我的老友。我八歲時就認得他，我對於他的友誼與年俱進。在憂患之中，我和沙利文女士都很靠托他的同情和經驗。他的強壯的臂，曾經扶助我

們走過崎嶇的道路。他不但對我們如此，他對於許多處境困難的人都是如此。他把愛的新生命灌進陳舊的規條中間。他教人怎樣信仰，怎樣生活，怎樣的去求自由。他給人家的教訓，他自己便很完美的實踐給你看——愛他的國，愛他的最卑微的弟兄，一心一意望上走去。他是人類的先知，人類的導師，他是聖經的實行者，全人類的朋友——上帝祝福他！

我前面已經說過，我怎樣跟勃爾博士 (Dr. Alexander Graham Bell) 初次會面。從那一次起，我跟他在華盛頓，在他的家裏，過了許多快活的日子。他的家是在 Cape Breton 島的中心，近 Baddeck 地方 (Baddeck 就是那因 Charles Dudley Warner 的書而得名的村莊。) 在勃爾博士的試驗室裏，在 Brs d'Or 湖邊，我同他過了許多快活時候，聽他告訴我他的試驗，幫他放紙鳶。他想從紙鳶上求出未來飛船的原理。勃爾博士精於各種科學，無論什麼東西，就是最艱深的理論，經過他的說明，便津津有味。他使你覺得，如果你有充分的時間，你也能夠發明一點東西。他並不是乾燥無味的科學家，他有談諧的情致，

詩人的意味。他極愛兒童，這是他最強烈的嗜好了。他懷裏沒有一個耳聾的小孩，總好像缺了什麼東西。他爲聾子的工作是不朽的，未來的兒童們都蒙其福。他自己做的事業，他鼓勵人家做的事業，都是極可欽佩的。

我在紐約的兩年中，跟許多名人交談過。他們的大名，我早已知道；但以前我總沒有想到能夠和他們會面。我認得的許多名人，大概都是在我的好朋友 Laurence Hutton 先生家裏碰到的。我幸運得很能夠到 Hutton 先生 Hutton 夫人的可愛的家裏去看他們，看他們的圖書室，看他們的朋友爲他們而寫下來的美麗的感想。人家說 Hutton 先生有一種天才，能够把每個人胸中最好的思想，最仁愛的感情，勾引出來。這句話一點也不錯。你也不必等念 *A Boy I knew* 這本書，方纔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據我所知道的，他是最慷慨、最忠厚的朋友，不跟外面的境遇而變遷。他不但對於人類，就對於狗們，也是極其仁慈的。

Hutton 夫人是一個真心的朋友，她的友誼是歷久不渝的。我心中許多最寶貴的、最愛惜的東西，都是從她那裏得來的。我在大學裏讀書，得到她不少的指導跟幫忙。每逢到功課特別困難，我心中失望時候，她總寫信給我，使我高興，使我奮發。從她那裏我得到一個教訓，便是做完了一種困難的工作，下一回的工作便簡單些、容易些。

Hutton 先生把他的許多文學界的朋友介紹給我，其中最著名的要算 William Dean Howells 同 Mark Twain 了。還有 Richard Watson Gilder, Edmund Clarence Stedman, Charles Dudley Warner 諸人。Warner 擅長於說故事。他是一個最可愛的朋友。他的同情心廣博得極，所以人家說他愛一切的生物，他的隣人，跟愛他自己一樣。有一次 Warner 先生帶我去看林中詩人 John Burroughs 先生。他們這般人都是和藹可親，他們的舉止態度有一種吸引力，一如他們的詩文。我同他們在一起，真是跟不上他們。他們一會兒談這個，一會兒談那一個，一會兒爭論起來，談吐雋妙，總不可當。我好比一個小小的

Ascanius 跟著 Aeneas 向未來的運命跑。Aeneas 健步如飛；Ascanius 真是疲於奔命。但他們時常特意來跟我說幾句話。Gilder 先生告訴我，他怎樣在月夜裏越過大沙漠到金字塔那裏。他給我一封信，在署名的下面做一個陷下去的記號，使我摸得出來。說起這個，我又想起 Hale 博士。他給我的信中常常用刺孔法簽字，表示他的情意。我從 Mark Twain 的嘴唇上，聽他說了兩個故事。他這個人特別得很，他的談吐，思想，行爲，都另一種風味。我在他的握手裏，能夠覺得他眉目間的談諧。就是他有一種引人笑的聲調，發表他的玩世不恭的意見時；我們仍然覺得他的內心包藏着無限的同情。

我在紐約還見過其他許多名人，如 Mary Mapes Dodge 夫人——St. Nicholas 的主筆，Riggs 夫人 (Kate Douglas Wiggin) ——“Patsy” 的可愛的著者。他們爲表示他們的情意，送我許多東西。發表他們自己意見的書籍，以精誠相感的信札，還有許多照片，我真想能夠把他們統統記下來。爲地位所限，我不能够把我所有的朋友都提到；而且

他們胸中還蘊藏着不少神聖的東西，不便在通俗的印刷物上發表。就是 Hudson 夫人，我提起她時，還不免躊躇一下。

我再提起兩個朋友，便結束這篇文章。一個是 Pittsburgh 的 William Thaw 夫人。我常常到 Lyndhurst 地方她的家裏去看她。她時時刻刻爲人家謀幸福。她的慷慨，她的聰明的意見，使我和我的先生得到不少的益處。自我們認識她這幾年來，她對我們，總是有求必應的。

還有一個朋友，我也得到他不少的好處。他以堅強的手腕經營大事業，大家都佩服他的才幹。他以仁厚的心待人，不聲不響的做好事。他是最敬愛的朋友中之一；但我不能在這裏發表他的名字。沒有他的慷慨跟同情的扶助，我是不能進大學的。這是我不能不對他表示感激的。

所以你看，我的過去的歷史，差不多是我的朋友替我造成的。他們用許多法子，把我的

缺點變爲美好的權利，使我能够在幽暗中間，很安逸的很快樂的邁步前進。



傳自氏勒克子女聾盲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海倫克勒

譯述者 高君韋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THE STORY OF MY LIFE

By

HELEN KELLER

Translated by

KAO CHUN WEI

1st ed., Mar., 1930

Price: \$0.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